
泰戈尔
诗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泰 戈 尔

诗　　选

石 真 谢冰心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诗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21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 1/4 插页 3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28,000

书号 10019·733 定价 1.00元

译本序

要想准确地理解和评价泰戈尔的诗歌，同理解和评价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必须从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出发。泰戈尔是世界上最多产的、方面最广的作家之一。文学、音乐、绘画、作曲，他都精通，而且都有独创性，在印度国内外有广泛深入的影响。所有这些方面都同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有密切的联系。诗歌也不例外。

泰戈尔生于一八六一年，死于一九四一年。这漫长的八十年正是世界上多事之秋。前一半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过渡的时期。接着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爆发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从印度一国的历史上来看，这八十年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至形成的时期。泰戈尔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后的第四年，而死在印度独立前的第六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大英帝国的统治相始终。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上打上烙印，产生影响。

泰戈尔出生于孟加拉的一个地主家庭，属于婆罗门种姓。

他的家庭是当时孟加拉知识中心之一。他父亲是一位哲学家，深受十九世纪印度启蒙运动思想家罗摩·摩罕·罗易的影响，热心于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他的兄弟姊妹和侄子都是一些爱好艺术的诗人或画家。他的一位哥哥曾经试办过一些民族企业，企图同外国资本对抗。所以，总起来我们可以说，泰戈尔家族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与印度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泰戈尔生在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加尔各答。家庭比较富有。一八七八年赴英留学，一八八〇年回国。他厌恶学校教育，印英教育都受了一些，但都不充分，他主要是靠家庭传统和自学成家。一八八四年下乡管理过祖传的田产。他经常住在一只船上，到处漫游。他在这里同农民，主要是佃户，有些接触，对他们有一些同情。他因而想改造农村，幻想有一个“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一九〇一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目的是实现他的改造农村的教育理想，一九二一年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二十世纪初，他参加了反英的人民运动，用诗笔做武器，同殖民主义者搏斗。他既反对极端派的暴力，也反对稳健派的妥协。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就逐渐与群众格格不入起来。他反对群众烧英国货、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认为这是破坏。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消灭愚昧与贫困等等。群众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就愤而退出运动，去过退避的生活。一九一三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一五年他认识了甘地，从那以后，印度现代史上的这两位巨人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尽管两人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如一。一九一九年发生了阿姆利则

惨案，泰戈尔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从退避生活中挺身出来，公开宣告放弃英国政府赐给他的“爵士”称号。从那时一直到他逝世，始终全神贯注地关心世界和印度的大事。他曾访问过世界许多国家：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等等。他同世界许多名人，如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等结成朋友。他曾热情洋溢地赞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也曾横眉冷对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的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尽管有时有一些保留，人类进步事业他是支持的，对各国人民他是同情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节不亏的一生。

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我觉得，其中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印度古代哲学史上有一句话：Tattvamasi，意思是“你就是它”，“它”指的就是“梵”，换句话说，也就是梵我一体。这里面包括着我与非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泰戈尔是把重点放在“人”的方面。他主张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两者互相依存，而人是主体。孟加拉女诗人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对于人性有无限的信心，他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他要求承认人是人。（《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23页）泰戈尔还说过：“对人失掉信心是犯罪”（同上书第23页）。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很容易被他所接受。西方的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也容易在他的思想中引起共鸣。既然梵我统一，人与自然统一，所以泰戈尔认为宇宙最

根本的原则是和谐与协调。他之所以大力宣扬"爱"，宣扬"互信互助"，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黛维夫人说泰戈尔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罗宾德拉特·泰戈尔，诗歌后面的人》，第14页）。在泰戈尔思想中也有一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他承认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流转变化。这样，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那就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韵律"是打开宇宙万有奥秘的一把金钥匙。我觉得，他之所以竭力主张和谐和韵律，就因为他的生活中、思想中有时候缺少和谐和韵律，同许多人一样，他的理想与现实也时时产生矛盾。他的生活和思想中有许多矛盾，有时候如清风朗月，有时又如骇浪惊涛。他在1924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自己天性中也有一种经常发生的内战。"这种"内战"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工人、对农民、对妇女、对暴力、对社会主义、对群众运动，等等，都有种种矛盾的看法。我觉得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就是在他热心提倡的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中，他也有矛盾。中国二十年代的那一批"玄学鬼"曾处心积虑想利用泰戈尔这一方面为自己荒谬的主张张目。但这是徒然的。泰戈尔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喜欢科学。他曾对黛维夫人说过："我非常喜欢科学，而你却喜欢罗曼司。这些喃喃细语的被阳光照射的树叶子，它们每一摇动都在吸收阳光，同时制造出许多化学成分。通过大自然的数不清的脉管，经常不断地有一个什么样的奇迹在进行着啊——人们简直要吃惊得目瞪口呆了。"（《炉火边的泰戈尔》第72页）

了解了泰戈尔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才能了解他的文学作品。泰戈尔从十四岁就开始写诗，长诗《野花》在杂志上发表。1881 年第一部诗集《黄昏之歌》出版，文名大震。以后又写戏剧和小说，一九〇〇年写了《故事诗》。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他写了近六十篇短篇小说，几部诗集，还有其他一些作品。这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代。到了二十世纪初叶退出反英运动以后，他仍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九一二年写了《吉檀迦利》，一九一三年写了《新月集》，一九一三年写了《园丁集》，一九一六年写了《飞鸟集》。从一九一九年起，他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又写了大量的诗歌。他一生写了近两千首诗歌，出版了五十部诗集，写了长篇和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剧本二十余种，还有许多论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文章、回忆录、游记、书简等。此外他还谱了无数的歌曲，画了将近二千幅画。

综观他一生诗歌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生活分不开的。第一个阶段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纪初他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止。第二个阶段基本上是他退出反英运动过着退避生活，一直到他再加入反英运动。当然并不是完全退避，他仍然参加社会活动，周游世界，只是不积极参加印度国内的政治活动而已。第三阶段从 1919 年后直至他逝世。

现在我们就把他的诗歌创作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谈一谈。

第一阶段可以他的《故事诗》为代表。在这里面，诗人从古代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中，从古代丰富的故事宝库中，选取了一些故事，写成了诗。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当然是诗

人自己的，与原来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这一些诗的情节都是在某一方面动人心魄的，诗的技巧也是十分高超的。约略言之，诗人在这些诗里歌颂了民族英雄，特别是锡克族的英雄，宣扬了爱国主义，提倡了印度民族的大团结。比如《被俘的英雄》是歌颂反对莫卧儿的锡克族英雄农民般达的。《戈宾德·辛格》是歌颂锡克教祖师戈宾达·辛格的。泰戈尔也歌颂了人道主义，比如《轻微的损害》，这首诗讲到皇后把穷人的茅屋点着，国王惩罚了她，让她去做乞丐讨饭。《比丘尼》、《丈夫的重获》（杜尔西达斯救了一个想自焚殉夫的女子）等也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情别人好象成了泰戈尔的天性。黛维夫人（《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51页）说，只要泰戈尔听说别人有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他也坐立不安，拚命查医书，找药方，直到病人好了为止。他这种人道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最后的一课》虽然主题不是宣扬爱国主义，但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但是，祖国啊，它现在风雨飘摇，

软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同宣扬爱国主义有联系的是宣扬印回团结，只有印回真正团结起来，才能反英抗英。《戈宾德·辛格》中有这样的诗句：

“尊贵的、卑贱的、婆罗门和锡克团结成一个。”

泰戈尔还同情锄着枯地的农民和凿着石头的筑路工人。他对穷人表现出一些同情心。在《无上的布施》中他宣称穷人高于国王，宣扬穷人比富人要好。这种同情穷苦劳动人民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文学史上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比如中国的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锄禾日当午”等等都是。泰戈尔同中国这样的诗人一样，当然只是从远处观察，而不

是亲身感受，只是同情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难道能说有点同情心比没有同情心更有毒害吗？有人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形而上学的要求，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是同他的退避生活相适应的。象第一阶段中的那些政治性强的诗歌不见了。他在这期间写了一些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有时候内容模糊，令人难以猜度。从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西方一些文学流派的影响，比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纯诗、为艺术而艺术等等。在这些诗歌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一九一二年出版的使他誉满欧洲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吉檀迦利》。在这一部号称难懂的诗集里，他着重宣扬了爱，一种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爱。他也颂扬了儿童的天真无邪。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新月集》着重歌颂了儿童。有这个主题思想的诗歌占这部集子的绝大部分。泰戈尔毕生热爱儿童，替儿童们说话。他曾慨叹过："他们（儿童们）什么都说不出，他们没有反抗的声音。"（《炉火边的泰戈尔》第68页）。其中包含多少对儿童们的同情啊！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飞鸟集》，风格依旧，但是主题思想好象有了点改变。里面一些诗简直象是格言，比如第五十七首："当我们是大公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他退出政治运动，受到人们的误解与批评。他精神苦闷，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想在宗教中去寻求安慰。他考虑到人类的前途，想让世界成为一家。这些又都是难以实现的。在这十几年中，他的诗歌几乎都是歌颂爱情，歌颂儿童的。这些诗歌好象都是脱离了现实世界，不食人间烟火。很多诗只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至于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连诗人自己也有点说不

清楚。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诗歌归纳起来看一看，如果想找出一个特点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菩萨慈眉。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诗歌的创作，不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了一些改变。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内容多了起来，他热情歌颂"刚强的女性"。他不同意爱所有的人(《问》)，他热情歌颂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再一次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歌唱了多少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非洲》：

啊，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糊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他对非洲怀着深切的同情心，他用忿怒的声音去痛斥那些侵入非洲的殖民主义者。一九三七年泰戈尔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诗人发出了烈火般的咒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残杀无辜的人民，诗人忍不住怒火中烧，用辛辣的诗句来讽刺这一帮匪徒整队到佛陀座前去祈祷胜利。(《敬礼佛陀的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条约，诗人也加以申斥。(《忏悔》)。一九三九年，将近八十高龄的诗人欢呼《新时代觉醒的黎明》。一九四一年逝世前，诗人做了自我批评，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等劳动者的院子；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多么诚恳的自我反省啊！生活了八十年写作了六十多年的诗人，临终的诗给自己的一生竖了一块光辉的碑。诗人晚年的诗对人类前途充满了信心，对东方充满了信心，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邪恶发出了诅咒。诗人整个第三阶段的诗歌，内容充满斗

志，调子激昂慷慨，同以前的诗人判若两人。如果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标明它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金刚怒目。

我上面已经讲到，泰戈尔的一些诗，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诗，是非常难懂的。诗都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诗比散文要难懂得多，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中国古人说："诗无达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诗主要靠形象思维，逻辑性在这里不象在科学论文中那样重要。中国古代有一些诗只有名词，没有动词。名词之间的关系只有靠读者的想象去填充。因此就产生了难读的问题。此外，诗人对诗的看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泰戈尔认为："真理是，诗的作用就是让人高兴。"他又说："了解诗的主要途径是去欣赏它。"（《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9页）他的意思似乎是诗歌不一定有什么教育意义，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只要能给人以美感享受，也是可以的，这样做诗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实际上，不管诗人承认不承认，诗总是要有所宣传的，表达诗人的思想和观点的，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泰戈尔当然也不例外。他要宣传的东西，我上面已经做了些分析。足证诗不只是完全供人欣赏的，他也同别的诗人一样，执著于要宣传一些什么，反对一些什么。第一阶段的诗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第三阶段的诗更特别突出。那些象火焰一般炽燃、象利刃一般锋利的诗句难道仅仅是供欣赏的吗？难道仅仅是取悦于人的吗？

我上面也已经谈到，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其中也包括诗歌，受到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纯诗等等流派的影响。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印度古代梵文诗歌和印度民歌对他的影响。泰戈尔精通梵文文学，谈话时常引用一些梵文的诗句。他对于印度两大

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对于迦梨陀娑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受一些梵文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很自然的。但是泰戈尔决不是迷信古代。他对梵文文学的缺点明确地指了出来。他曾经说过："整个梵文文学是装模作样的、文体复杂的、惨淡经营的诗——《沙恭达罗》是例外，在梵文文学中寻找真正好的作品是很难的。"(《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8页)。我认为，泰戈尔提出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见地的。但是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不具体，没有说明哪一个时代的梵文文学是这样，也没有说明哪一个类型的梵文文学是这样。容易产生误会。至于民歌对泰戈尔的影响，那是很显著的。他作诗就喜欢用人民大众的语言。

总起来，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泰戈尔都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他都受到了，但是归根结蒂，他还是独立的。思想和形式的基调都是印度的。在形式方面，他有意运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以他的诗很为老百姓所喜爱。他自己又是音乐家，他的许多诗都铿锵可诵，富于音乐感。他的诗之所以流行于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其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第一次访问时，虽然有一批中国"玄学鬼"和其他的人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主张张目，但是他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他访问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了汉文。当时译的绝大多数都是诗歌，有少数剧本。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诗歌。从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象《园丁集》《新月集》《飞

鸟集》一类的小诗，可见泰戈尔诗歌对中国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在中国封建时代，孩子是没有地位的，除了《幼学琼林》、《神童诗》一类的书以外，几乎没有给儿童读的书。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文学家，比如鲁迅等，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泰戈尔的诗介绍到中国以后，他那热爱儿童的感情对中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有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艺的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泰戈尔虽然久已作古，但是他的影响在印度人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为了加强同外国人民、其中包括印度人民的友谊，为了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为了批判继承世界各国的文学遗产，在今天，当我们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开始的时候，读一读泰戈尔的诗歌，也还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就为泰戈尔诗歌汉译本做了如上的介绍和评价。

季羡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次

詩　选

序　　詩

現在我把我的詩
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
象一只挤满了鳥雀的籠子一般送去給你。
那碧空，那圍抱星辰的无尽处，
我的詩句群飞穿过的空間，
都被留在外面。
繁星，从夜的心头摘下，
紧紧地結成鏈环
也許能在天堂近郊的
珠宝商人那里沽得高价，
但是神人們就会怀念
那不分明的超凡的空灵价値。
想象一首詩歌忽然象飞魚般
从时間的靜深中閃过！
你不想把它网住
和一群俘获品一起
陈列在你的玻璃缸里么？

在公子王孙的閑暇的悠长的年月，
詩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
朗誦他的詩句，
那时候还沒有出版社的鬼魂
在用黑色的沉默
来涂抹那共鳴的悠閑的背景，
在不协調的自然伴奏中活跃了起来；
那时候詩句还不是用
　整齐的字母排列起来，
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
呵，那为傾听而写的詩歌
在他們主人的批評的眼光之下，
今天就象一队連鎖起来的奴隶
被放逐到无調的紙堆的灰黯里，
那些曾被永恒亲吻过的
在出版者的市場上却迷了路。
因为現在是无可救药的慌忙与拥挤的时代
那抒情詩的女神
去到苦吟者心里的时候
必須坐电車和公共汽車的。

我叹息我恨不生在
　迦梨陀娑的黃金时代，
而你是，——但是这种胡乱的愿望有什么用处呢？

我是无望地生在这忙乱的出版社的时代，——

　一个落后的迦梨陀娑，

而你，我的情人，是极端地摩登的。

慵洋洋地你躺靠在安乐椅上

翻着我的詩卷，

你从来沒有机会半閉着眼睛

来听那音节的低吟

而最后給你的詩人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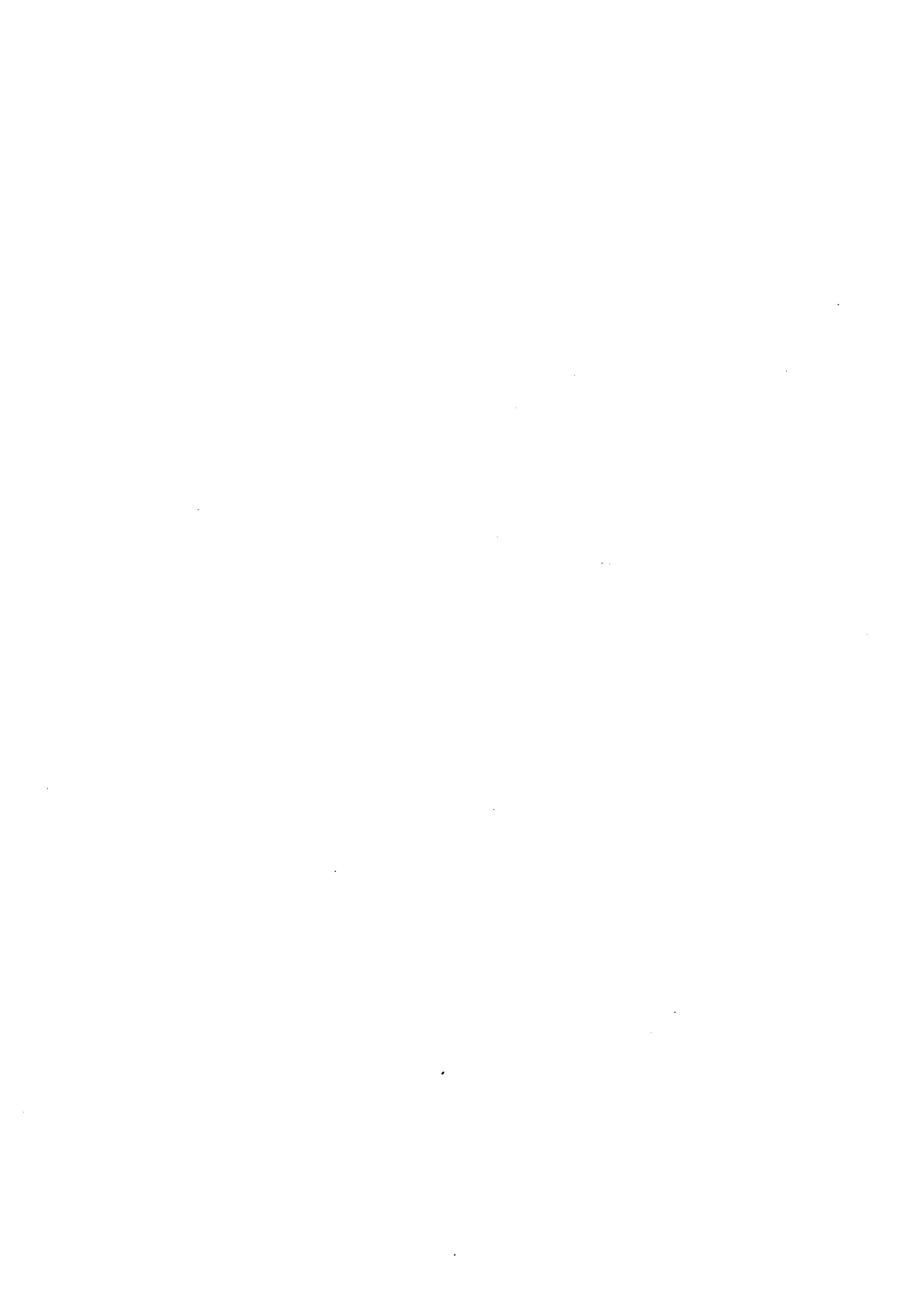
　玫瑰的花冕。

你給与的唯一的报酬

就是几个銀角

支付給大学广場上

那个书攤的售书員。



I

1

来吧朋友，不要畏縮，走下到
　坚硬的土地上。
不要在昏暗中收集梦想。
风暴在天空中酝酿，
　　闪电抽击着我們的魂梦。
走下到平凡的生活里吧。
幻想的网儿撕破了，
　在乱石墙中寻求隐蔽吧。

2

我的情人的消息

　在春花中傳布。

它把旧曲带到我的心上。

我的心忽然披上了

　冀望的綠叶。

我的情人沒有来，但是她的摩撫在我的发上，她

　的声音在四月的低唱中从芬芳的田野上傳来。

她的凝注是在天空中，

　但是她的眼睛在哪里呢？

她的亲吻是在空气里，

　但是她的嘴唇在哪里呢？

3

呼唤是毫无結果的，

愿望的热火是完全虚空的。

太阳落到他休息的处所。

林中朦朧空中璀璨。

低視慢步地晚星

　跟着去日来了

黃昏的气息里深深地

　充满了别离的意緒。

我把你的双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用我的渴望的眼睛紧紧地

　捉住你的眼睛；

寻找呼唤，你在哪里，

哪里，呵，哪里！

哪里是在你里面深藏的

　不灭的火焰！

如同黑暗的晚空中

孤寂的星星
那天上的光明，在它无尽的
　神秘中，颤动着，
在你的眼里，在你眼睛的深处
閃射出颤抖着奔放的神秘的灵光。

我无言地凝注着它，
我全心全意地跃入
这无底的渴望的深处：
把自己淹沒了。

4

如果在爱中只有痛苦
那为什么要爱呢？
那是多么痴傻，你要求她的心
只为已把自己的心献給了她！
愿望在你血中燃燒
瘋狂在你眼中閃爍
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过的循环？

于世无求的人
他是个自安自足者；
春天的柔气是为他的，
还有繁花和鳥語；
但是爱情来了象一片吞噬的阴影
遮沒了整个世界，
吞蝕了生命与青春。
那为什么要寻求这使生存黑暗的阴雾呢？

5

我曾珍惜幻想
但現在我把它們拋弃了。
遵循那錯望的道途
我踩到荆棘
才曉得它們不是花朵。

我将永远不和恋爱胡鬧，
也永不和我的心戏弄。
我将在你里面寻求隐蔽
在这苦海的岸边。

6

我曾在百种形象百回时間中爱过你，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我的爱心織穿起来的詩歌的鏈子
你曾仁慈地拿起挂在頸上，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当我听着原始的故事，
那远古时期的恋爱的苦痛，
那古老时代的欢会和别离，
我看見你的形象从永生的
昏暗中收集起光明
象永远嵌在“万有”記忆上的星辰呈現着。

我倆是从太初的心底涌出的
两股爱泉上浮来。
我倆曾在万千情人的生命中游戏
在忧伤的充满着眼泪的寂寞中，

在甜柔的聚合的羞顫中，
在古老的恋爱永远更新的生命里。

那奔涌的永恒的爱的洪流
至終找到了它的最后完全的方向。
一切的哀乐和心愿，
一切狂欢时刻的記忆，
一切各地各时的詩人的恋歌
从四面八方到来
聚成一个爱情伏在你的脚下。

7

在你激动情感的中流受了詛咒的打击，你的生
命凝固成一块頑石，洁白，冰冷而无情。
你在尘土中洗了圣洁的澡，跃入大地的原始宁
静的深处。
你在无边沉默中躺下，在那里殘日下墜，象带籽
的落花，要在新的清晨萌芽。
你从草木的根苗象嬰儿的手指一般握紧母亲的
胸乳，感到了太阳亲吻的激情。

在夜里，尘土的疲倦的孩子們回到尘土中来，他
們有节奏的呼吸，用偉大温柔的大地的母亲
来摩撫你。
野草用亲暱的花鏈来纏繞你。
你被生命的海洋所圍卷，它的浪花就是叶动，蜂
飞，蚱蜢的跳舞与蛾翅的顫翕。
世世代代你俯地傾听，数着那看不見的来者的
足音，在他的接触之下，静默发出光輝成为音

乐。

女人[1]，罪恶把你剝得赤裸，詛咒把你洗净，你升华成为完美的生命。
无底深沉的黑夜的露珠在你眼睫上顫动，常青年代的青苔在你的头发上攀緣。

在你的覺醒中你有新生和古代的奇迹，
你和新花一样的年輕和山岳一样的古老。

---

① 这女人是印度神話中的阿赫里耶，是梵天所創造的第一个女人，她和雷天私通，她的丈夫乔答摩仙使她变成一块頑石。后来受了英雄罗摩的撫触，又回复了原形。

8

来吧，那能把我从劳役的鎖鏈下解放出来的朋友，
因为在香客們奔随他們梦想的时候我掉在后面了。

象一股忽然涌溢带着它的貢献奔流入海的洪流，
来把我从重压的担負下席卷了去。
来自人群里
你，我所完全归属的人，
那能叫出我的眞实名字的人
幷且永远对我微笑使我認識的人。

9

枷鎖么？它們眞是枷鎖，我們心里的恋爱和希望。

它們象母亲的双臂把孩子抱紧在她温暖的胸前。

渴么？是的，就是这渴把生命带向它的快乐的每一源泉在永恒母亲的胸乳里。

誰愿意把孩子生長的生命的渴拿走，把母亲圍抱的手臂打开呢？

10

我相信我有一句話要对她說
　当我們的眼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話
　　　　　　　　日夜地
　象一只空船在时間的每一陣波浪上搖蕩——
　那句我要对她說的話。

它好象在无穷尽的追求中
　　　　　　在秋云里航行
　又开放成晚間的花朵
　在落日下尋找它失去的語言。

它象螢火般在我心头閃爍
　　　　　在絕望的朦朧中
　尋求它自己的意义——
那句我要对她說的話。

11

我的存在的主，在我身上你的愿望满足了么？

沒有服务的白日过去了，沒有爱的黑夜过去了。

花儿落在尘土里也沒有采集起来求你接受。

你亲手調整的琴弦已經松弛，失去了音調。

我睡在你花园的濃阴中却忘了替你灌溉花木。

时間已經过去了么，我的情人？我們已到了这游戏的終結么？

那就让别离之钟敲起，让早晨来使爱恋重新清爽。

让新生之結在新的婚証中为我們打起吧。

12

在青春的加冕典礼中，迦梨陀娑，
你登上宝座，你的爱人坐在你旁边，
在"爱"的最初的乐園里。
大地在你脚下舖上翠綠的地衣，
天空在你头上張起綉金的伞盖；
季节捧着各种魅惑的酒杯
　圍繞着你跳舞，
整个宇宙把自己交付給你的欢乐的寂寥，
在你新婚洞房的无边靜寂中
　不留一絲人間愁苦的痕迹。

忽然間神的詛咒从天下降
在青春的自私的无边分离上
　投擲下隔絕的霹靂。
一瞬間季节的侍奉終止了
当面紗从爱的孤独里扯走的时候，
在泪眼模糊的天空中出现了

六月霖雨世界的行列

你死别的心的悲哀的音調，穿过它，

走到一个远远的梦里去。

13

今天早晨短短的詩歌和小小的事情来到我的心头。

我仿佛在溪流上泛舟，經过两岸上的世界。

每一段小景物都叹息着說，“我走了。”

世間的苦乐，兄妹似的，从远处向我抬起他們可怜的眼光。

家庭的爱从她的屋角外窺，送給我掠过的秋波。

我用渴望的眼光从我的心窗中向着世界的心凝望。

我感到把它一切的好处和坏处算在一起，它总是可爱的。

14

你这物件的海洋，他們說，在你的幽深之中有无穷尽的珠宝。

許多在海中熟練的潛水者在寻找它們。

但是我不愿和他們一起寻求。

在你水面閃爍的光明，在你胸怀起伏的神秘，那使你波浪瘋狂的音乐，和在你浪花上跳跃的舞蹈，对我已彀满足了。

万一我对这些感到厌倦，我就跳进你那无穷的深处：那或是死亡，或是珠宝的地方。

15

你将在我里面象满月在夏夜中沉默地居住。

你含愁的目光将在我的游蕩中看視着我。

你面紗的影子将投放在我的心上。

你的呼吸象夏夜的满月将在我梦上翺翔，使它芬芳。

16

呵，神圣的人，用你神圣摩触的光
使我們的努力成圣。
住在我們的心里，
使你偉大的形象常在我們的面前。
饒恕我們的罪恶，
也教导我們去饒恕别人。

引导我們通过一切哀乐
到达宁靖坚强的境地，
用爱感动我們
克服自身的驕傲，
让我們因着对你的皈依
放逐了一切的憎恨。

17

不停的是使天空愁倦的淋漓的雨。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狂啸的风在鸣咽与叹息中死去。

它在无路的田野中追逐着什么飞影呢？

黑夜象盲人眼睛一般地絕望。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波浪在消失在无涯的黑暗里的河中猖狂。

雷在咆哮，电光在閃动它的牙齿。

星光死去。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18

你独自看守了一夜，你的眼睛疲倦了，可爱的人！

灯光昏淡了，在曉风中閃搖。

拭去你的眼泪，我的朋友，把紗拉上你的胸前。

秋晨是靜止的，树木的芬芳在空气里，草徑是爱撫般地温柔。

让可怜之夜的花环扭弯地放在床上吧。

出到这清晨的世界中，采下鮮花来兜在你裙子里，也把新蕊插在你发上吧。

19

我把我的心弃擲在世界上；你把它拣了起来。

我寻求快乐却收集到忧愁，你給我忧愁我却发现了快乐。

我的心散成碎片，你把它們拣在手里把它們穿在爱的繩上。

你让我挨戶地游蕩让我曉得最后你是离我多近。

你的爱使我投入深愁。

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在你的門前。

20

我的心象在雨天里的一只孔雀，
張开它那染着狂喜色彩的思想的羽毛
在它的狂欢中从天空找些幻象，——
渴望着一个它所不認識的人。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云雷隆隆地走遍諸天——
驟雨卷过地平，
鴿子在巢里靜默中顫抖，
青蛙在泛漲的田中噪鳴，——
云雷隆隆。

呵，那在王宮塔上的，
那打开她濃黑的发辮，
把藍紗挂到胸前的她是誰？
在电光的急閃中她倏然惊走
让她的黑发飞舞在胸前。

呵，我的心象孔雀般舞蹈，
雨点在夏天的新叶上滴瀝，
蟋蟀的顫鳴惊扰了树阴，
河水漲岸冲洗了乡村的草地。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21

沉默的大地看着我的臉張开她的手臂圍抱着我。

在夜里星辰的手指摩撫我的梦魂。他們知道我从前的名字。

他們的微語使我忆起那長長的无声的催眠歌的音調。他們把初曉光明中我所看見的笑容带到我的心上。

爱在大地的每一砂粒中，快乐在綿延的天空里。

即使化为尘土我也甘心，因为尘土被他的脚所触踏。

即使变成花朵我也愿意，因为花朵被他拈在手里。

他是在海中，在岸上；他是和負載一切的船儿同在。

无論我是什么我都是有福的，这个可爱的尘土的大地是有福的。

22

我的亲近的人們不知道你离我比他們还亲近。

同我說話的人們不知道我心中充满了你所未說出的話語。

在我的路上拥挤的人們不知道我在和你一同行走。

爱我的人們不知道是他們的爱把你带到我的心中。

23

我远远地凝望你广大空阔的深处
我找不到忧愁，死亡和别离的痕迹。
只在我轉面向着我黑暗的自身
不望着你的时候，
死亡才显出它恐怖的原形
而忧愁显出了它的痛苦。
万全的你，
万物永远居住在你的脚前。
消亡的恐怖只以他无尽的忧伤依傍着我，
但是我的貧乏的羞慚
和我生命的負担
当我感到你是在我
中心存在的时候
立刻就消失了。

24

我向你請求朝覲，我的王，在你寂靜的內殿里。

从人群中召喚我吧。

当你的大門为一切的人开放的时候，我同扰攘的大众一同进入你的院宇，在忙乱中我找不到你。

如今夜晚了，他們提起灯籠分头取路回家，让我在这里流連一会，站在你脚前，举起灯来瞻仰你的臉吧。

25

点起你的信号灯吧，父亲，为我們这些漂泊得离你远了的人。

我們的居所是在廢墟中被恐怖的漸压下来的阴影所祟扰。

我們的心在絕望的重担下下沉，当每个荣辱嘲弄我們的人格，使我們匍伏在尘土里的时候，我們羞辱了你。

因为这样就褻瀆了你所付予我們——你的儿女的庄严，因为这样我們就吹熄了我們的灯，在我們卑鄙的恐惧中，就彷佛这孤独的世界是盲目而且是沒有神明的。

26

但是我永不能相信說你是找不到的，我的王，虽然我們的穷苦是很深的，我們的羞辱是很重的。

你的意旨在絕望的輕紗后运行，在你自己的时代中，打开不可能的門戶。

你来了，就象走进自己的家門一般，在意料不到的一天，走进不曾整备的大厅。

黑暗的廢墟在你的摩触之下，变成一个花蕊被它怀中看不見的收获培养着。

因此我还有希望——不是破碎被修补，而是一个新的世界要涌現。

27

不要羞愧，我的弟兄們，当你穿着素朴的白袍站
　在驕傲的与有权力的人的面前。
让謙恭做你的冠冕，你的自由是灵魂的自由。
每天在你广大空虛的貧穷上建起上帝的宝座，
　并且知道巨大不是偉大而驕傲也不能永存。

28

你将导引我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使我在爱的新晨中醒起。

是你的爱把我生命的流泉从新生海峡的迷途中引到你无边的世界里去。

你将在每一转角处以新的圆满的幻景来使我惊奇，以快乐的不朽的形象来模塑我的时光。

无限之生永不会枷鎖在“不朽”的不变的桎梏上，而是迅疾地在它的爱的无尽朝拜之中，从死亡穿过死亡走到无数新的光明的龕座。

29

黑云把上面一切的光明都遮抹了；我們这些籠中的鳥叫着問你："我的朋友，这是創世中的死的时間么？上帝把祝福从天上收回了么？"

有的时候四月的突起的风息会把希望的远香吹上我們的心头，有的时候晨光会用它的金的符咒給我們牢獄的鉄檻鍍上黃金，也会将明朗世界的欢欣带到我們的籠里。

但是，看呵，那边的山峰完全是黑暗的，連那削开深暗的鐮月也劈不出細微的裂痕。

今天我們的鎖鏈沉重地压在我們的脚上；天空里，連一霎能以构成喜乐幻覺的光明也沒有留下。

但是不要让我們的恐惧和忧愁折磨了你，我的朋友！

不要来坐在我們的籠前和我們一同叫喚。

你的翅膀沒有被系住。

你远远地离开我們飞出云外吧。

从那里你在詩歌中給我們送来消息：

"光明永远在照耀。太阳的灯并沒有熄灭。"

30

仗打过了。在爭夺和掙扎之后財宝都聚歛起来
　也收藏起来了。
現在来吧，女人，带着你的美的金瓶来吧。把尘
　秽洗淨，裂縫补完，使这宝堆又美又好。
来吧，美丽的女人，把金瓶頂在头上来吧。

戏演完了。我已經来到村里安起炉灶了。
現在来吧，女人，带着你的圣水瓶来吧。以你的
　靜笑和热誠使我的家門清淨吧。
来吧，高貴的女人，带着你的圣水瓶来吧。

早晨过去了。日光炎灼。漂泊的行人寻求着蔭
　处。
来吧，女人，带着你滿盛甜柔的水瓶来吧。开起
　你的門，送他一串欢迎的花环請他进来。
来吧，有福的女人，带着你滿瓶的甜柔来吧。

一天过去了。道别的时間到了。

来吧，呵，女人，带着你满盛眼泪的瓶儿来吧。讓你含愁的眼睛，在别离的道路上流注着柔光，你手的微顫的撫触，使别离的时間圓满。

来吧，忧愁的女人，带着你的泪瓶来吧。

夜是黑暗的；屋寂床空，只有那最后道場的灯还在燃着。

来吧，女人，带着你的满盛記忆的瓶儿来吧。披着飄揚的散发，穿上純淨的白衣，开起密室之門，添满祇拜的灯盏吧。

来吧，痛苦的女人，带着你的满盛記忆之瓶来吧。

31

爱，你以死亡的庄严使我的生命偉大，你用告别
　的灿烂的光彩染遍了我的思想和梦魂。
那晶瑩的泪浣的明光在生命最后的日落之点呈
　現，乐园的暗示从爱的星空降下亲吻的火焰
　照亮了我們大地的忧愁，在一个全力消烬的
　熾热狂欢之中，使他們的終結灿烂輝煌。
爱，你使生和死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奇观。

32

象温柔的黄昏把昏暗白日的疲劳的損伤消耗的痕迹，籠盖在它暗紗細褶之中，仍让我为你的損失而生出的深愁，我的爱人，在我生命上展开一幅黄金染透的忧伤的沉默。

让它的一切殘缺的碎片和弯曲，一切无意义的散擲的断屑殘骸和杂乱的廢墟，消失在因你的記忆而宁靖的有些夜晚的闊大中，充滿着痛苦宁靜合一的无边共鳴里。

33

通过死亡与忧伤
和平居住
在“永在”的心中。
生命的流水不断地奔注，
日色与星光
携带着生存的微笑
春日携带着它的詩歌。

波起复落
花开又残
我的心渴望复归原地
在那“无尽”的脚边。

34

夜临到我身上。

我的終日游蕩的愿望又回到我的心中，象靜夜气氛中的海的微語。

黑暗中我的屋里点着一盞孤灯。

沉靜在我的血液里。

我合上眼睛在我心中我看見了万象之外的美。

35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什么曲調，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我为什么守候，我向誰求什么，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清晨象一位朋友在我門前微笑，夜晚象一朵花在树林边降落。

琵琶的乐音早晚在空中浮动，它把我的心思从工作上引走。

这是什么調子，到底是誰在彈，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36

当我来求乞的时候你把我回絕了，你做得好。
在你道别的眼光中我看到了一絲微笑；从那时起
我得了教訓。我砸碎了我行乞的旧鉢，
我等待机会把我所有的給人。

从早晨起群众就聚集在你門前。
让他們的需求得到滿足吧。当黑夜来临
他們散了，呼声沉寂了；当星辰仿佛在傾听
他們生前时代的史詩，——
新生的光明和古代黑暗的斗爭，——
我带着渴望的献禮来到你脚前：
"把我的笛子拿在你手里吹吧，主人。"

37

在我的血液里我感觉到你隐約的 蒙 住 的足音，
　“永动的过去”呵，
在喧嘩的白日中
我曾見过你沉寂的面容。

你曾来到用看不見的笔迹在我們命运的书頁上
　写出我們祖先未写完的故事。
你把被忘却的描塑新形象的图案
引回到生命之中。

那不宁的“現在”它本身不就是你自己的一群幻
　象
象一天星宿从无限的沉默的天空飞了起来么？

38*

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她，我是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财富对我就够宝貴的了。

对我心的最好的芬香礼物就是从她自己的花朵中来，我也不知道还有何处的月光能用这样的美妙来泛濫我的心身。

呈現在我眼中的第一道光輝是从她自己的天空来的，讓这光輝在我眼睛永閉之前再来吻它們。

---

* 这一首和以下的六首歌曲是詩人在孟加拉自治运动的期間写的。

39

洪水，至終，涌上你枯干的河床。

呼喚船夫，

割断繩索，

放下船去吧。

拿起你的桨来，我的伙伴，

你的債負越来越重了。

因为你只在碼头上游疑不决地做买卖，

把光阴都虛度了。

拉起錨来，

撑起帆来，

什么都不要管吧。

40

如果他們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
如果他們害怕,无言地畏縮着面对着墙,
呵,不幸的你,
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

如果他們在穿过曠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你,
呵,不幸的你
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

如果当风暴惊扰之夜
他們不举起灯来,
呵,不幸的你,
用痛苦的雷焰焚灼你自己的心
再讓它自己燃燒吧。

41

他們說你瘋了。沉默着等待到明天。

他們向你头上抛擲尘土。等待到明天。他們会向你献上花环。

他們远远地坐在高位上。等待到明天。他們会走下还低下头来。

42

也許你所爱的人們会抛弃你，但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也許你希望的蔓藤会折断落在土里，它的果实都无用了，——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也許在你到門以前黑夜会赶上你，你想点灯的尝試都落了空。

当你的琴儿彈出音調，山鳥野兽都成群地圍繞住你。也許你的弟兄們还是不受感动，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墻壁是石头砌的，門也閂上了。也許你敲了又敲，可是它不开启，——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43

訃我祖国的地和水，空气和果实甜美起来，我的上帝。

訃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廛，森林和田野充盈起来，我的上帝。

訃我祖国的应許和希望，行为和言語真实起来，我的上帝。

訃我祖国儿女們的生活和心灵合一起来，我的上帝。

44

我們的航程开始了，船长，我們向你鞠躬！

风濤狂嘯，浪头獷暴，但是我們行駛下去。

危險的恫吓在路上等待着奉献給你他的痛苦的禮物，在风暴的中心有个声音呼叫："来征服恐怖吧！"

讓我們不要迟疑着去回顧那些落后的人，或以恐惧和顧慮来使警醒的时間痲痹的人。

因为你的时光就是我們的时光，你的負担就是我們自己的負担，而生和死只是你游戏在生命的永存之海上的呼吸。

讓我們不要在挑选微小的帮助和慢慢地挑数朋友上枉費心思吧。

讓我們首先懂得你是和我們在一起而我們永远是你的。

45

仅为了一个“无物”使我充满了喜乐。只把我的手握在你手里。

在渐深的夜里請拾起我的心来随意戏弄。用“无物”把你我束紧。

我将把自身展布在你脚下静静地躺着。

在天空下我将以静默迎接静默。

我将与夜合一，把大地抱在胸前。

使我的生命为“无物”而喜乐。

雨从这天边洒到那天边。

在乱吹的湿风里茉莉在自己的芬芳中沉醉。

隐在云里的星辰在秘密中喜颤。

让我不用别的只用我自己的甚深的喜乐把我的心斟到滿溢吧。

46

我在我的琴弦上反复寻求能和你和鳴的音調。

晨兴和水流是簡单的，叶上的露珠，云霞的顏色，江岸的月光和中夜的陣雨都是簡单的。

我为我的歌曲寻求了象它們这样簡单而飽滿，新鮮与生命齐流，与世界同寿而人人都曉得的音調。

但是我的琴弦是新調的，它們充滿了象矛头一样的高亢尖銳。

因此我的歌曲从来沒有风的神韵，从来不能与星月交輝。

我的努力眞是个努力，我的煩躁的調子竭力想来淹沒你的音乐。

47

訃我在完全的喜乐里躺臥在你脚凳边的地下。

訃我的衣袍被你用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紅。

不要把我安置在他人之上；不要把我从众人中分开。

把我拉下到甜柔的卑賤里。

訃我的衣袍被你用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紅。

訃我做你所有香客中最末的一个；我将努力达到那最低微而也是最寬闊的地位。

他們从四方来到，从你手中請求禮物。

訃我等到他們都拿到自己分內的；最后剩余的东西也会使我滿足。

訃我的衣袍被你用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紅。

48

黑紗遮盖的六月又来到了
潤湿的泥土芬香了;
我的变成忧倦衰老的心响应了奔云的呼喚,
被生命的突起的扰乱压倒了。

阴影掠过广大寂寥的
牧場上的新綠;
我的血液同这呼喚一起涌起:
它来了,来到了我的眼里,来到了我的胸中,
来到我喜乐歌唱的声音里。

49

我們的主人是个工人，我們和他一同工作。

他的快乐是热鬧的，我們和他一同欢笑。

他敲着他的鼓，我們行进。

他唱着歌，我們应节舞蹈。

他的游戏是生和死。我們以哀乐为孤注和他一块游戏。

他的召唤象雷响；我們就飞越海山去奔赴。

50

太阳照射，陣雨傾注，

密叶在竹林中閃光，

空气里充满了新犁过的泥土的香味。

在我們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我們的手有勁，我們的心欢悦。

詩意在牧場边搖曳的韵律中舞蹈，写出它的一行行的綠的詩句，

在丰熟的稻田上遍洒顫跃的浪花。

大地的心在充满阳光的十月，

在无云的满月之夜是欢乐的，

当我們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51*

你是一切人心的統治者，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你的名字激起了
旁遮普，辛德，古甲拉特和馬拉塔，
达罗毘荼，奥利薩和孟加拉的人心。
它在文底耶和喜馬拉雅山中起着回响，
掺杂在朱木拿河和恒河的乐音中，
被印度洋的波濤歌頌着。
他們祈求你的祝福，歌唱你的贊頌，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你的声音日夜从这地走到那地，
召喚印度教徒，佛教徒，錫克教徒，耆那教徒，
和祆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

---

* 这首歌曲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

来圍繞在你的座前。
从东陲到西极向你龕前敬献
来編成一串爱的花环。
你把一切人的心融合成一个和諧的生命。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永在的馭者，你驅駕着人們的历史
在崎嶇的邦国兴亡的路上行走。
在苦难与恐怖中間
你的号筒吹起，来激发那些低头絕望的人們，
在探險与朝貢的路上引导他們。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当凄寂的长夜积压着幽暗
土地昏迷地僵臥着，
你的母爱的手臂圍抱着她，
你的清醒的眼睛俯在她臉上，
直到她从压在她心神上的沉黑的恶梦中被救起，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夜漸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群鳥歌唱，晨风带来了新生的兴奋。

承受了你爱的金光的摩抚
印度甦醒起来，低头伏在你的脚前。
你万王之王，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52

你的財富是无限的，但是你自愿零碎地接受，通过我从我的一双小手中接受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你的財富使我富有而且虽然我的門是关着的，你还亲自来到我的門前。

你不肯駕你那比思想还迅疾的車輦，但是你自愿下到尘土里同我一步一步地走着。

53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

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紅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那天空在郁悶的日日夜夜里所守望的南风会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顫。

我的爱会在瞬息中开花；当这花結了果可以供献的时候我将不再羞惭。

夜阑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

54

我的心被你詩歌的火燄点着。

它无限度地蔓延。

它跳舞着在空中揮动着手臂，把死亡和腐朽燒掉。

靜默的星辰从黑暗中看覷着。

沉醉的风从四面向它涌来。

呵，这把火，象一朵紅蓮，在夜的心中展舒着花瓣。

55

你又在突起的风暴中向我走来，
用阴云的颤抖塞满了我的天空。

太阳既起，星辰消失；
道路的紅迹吞沒在雨雾之中；
隔水傳来了风的怒吼。
不时的陣雨，象幽灵的手指，彈着那看不見的琴
　弦，
喚醒了黑暗的音乐，
以音响的颤抖来襲击我的心。

56

他来了，右手执劍，左手拈花。

他闖进你的門来。

他来不是求乞而是战斗和征服。

他闖进你的門来。

他穿过死亡的道路进軍到你生命之中。

他夺取了你的一切所有，永不以取得部分为滿足。

他闖进你的門来。

57

饒恕我的軟弱吧，呵，主人，
如果在生命的道途上
　我竟拖落在后面。

饒恕我的煩苦的心
那顆在工作上
　顫抖而又躊躇的。

饒恕我的溺爱
　那浪擲它的資財
在无利可获的“过去”上的。

饒恕我的这几朵
　奉献的殘花
那在渴望时間的酷熱中
　枯萎了的。

II

58

香客啊，忧倦的旧的年夜已經过尽了。

火灼的太阳在你的道路上带来了破坏者的召唤，

那为过去的不洁而降下的严酷的天灾。

淡淡的一綫远野延展在路边

象乞丐的独弦琴上的微音

在寻找他迷失的道路。

让路上的灰尘

把你抱在她臂里，

把你从糾纏的反抗的掌握中带走！

家庭的音乐，

夜晚的灯光，

企待的情人的望眼都不是为你的。

你象是要求那在生命中

既非快乐又非宁静或慰安的賞賜，

因此你到了家家戶戶都拒絕你的时候。

那殘酷者来了，——

你的門栓和栅栏都断毁了，

你的酒坛砸碎了；

握着你所不認識的人的手

又不敢动問。

不要怕吧，香客呵！

不要从眞理的恐怖前面走开，

不要怕那“不眞”的幻影，

从夺取你的一切所有的人那里

領取你的最后的礼物吧。

旧的夜晚过尽了么？

那就让它过尽了吧！

59

你的召喚飞越世上所有的国家
人們都聚集在你的座前。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还是藏起来，拖在后面么？
註她背起她的負担和大家一同前进吧。
傳給她，万能的上帝，你的胜利的消息，
　呵，永远覺醒的主！

那些向痛苦挑战的人已經穿过那
死亡的荒郊而且已經打毁
他們的幻想的牢獄。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的倦怠的手臂是空着的抱愧的
她的日日夜夜是无益的，沒有生命的快乐。
用你的生气接触她吧，

呵，永远覺醒的主！

新时代的朝阳已經升起。
庙堂里挤满了香客。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在屈辱中躺臥在尘埃里，
她的座位被掠夺了。
把她的羞耻抹去，在你人民之宫里給她一个席次吧，
呵，永远覺醒的主！

世界的大路是拥挤的，
回响着你車輦的隆隆的輪声。
行路者的歌声震动着天空。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敝旧的家門关閉着，
她的希望是微小的，她的心沉沒在靜默中。
把你的声音傳給她沉默的儿女吧，
呵，永远覺醒的主！

在那里的是在他們的血液和筋腱里感到了
你的力量而且已經
贏得了生命的满足，
征服了恐怖的人們。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在她自疑与失望中予以打击吧！

把她从追逐自己的阴影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60

从战胜到战胜他們駕着車輦輾过大地的撕裂的
  胸膛。

在他們周圍时間的脚声被掩住，脚步也迟緩了，
  鳥的歌声被圍困在黑夜的胸怀里。

灌醉了紅紅的火焰他們的火炬散射出强光象一
  朵驕傲的蓮花飄浮在碧空，众星象着魔的群
  蜂俯在上面。

他們夸耀說，天空里不灭的光明哺养着他們高
  举的火焰，直到它征服了黑夜，贏得了黑暗的
  郁怒沉默的順从。

鈡声响起了。

他們惊起却发現他們睡着了，梦想着財富和肮
  脏的权力妄想篡夺神的庙宇。

新的一天的太阳高照在夜的爱的弃卧上。

火炬被它的灰烬象尸布般掩盖着，天空响着欢
  庆的声音：

"胜利归于大地！胜利归于上天！

胜利归于征服一切的光明！"

61*

你把生活的权利給了我們。
让我們全意全力地来保持这个光荣；
因为你的荣耀是寄托在我們的生活上。
因此在你的名义下我們反抗那想把它的旗帜插
　在我們灵魂里的权力。
让我們知道你的明光在忍受侮辱束縛的人的心
　里会变成昏暗，
当生命变成懦弱的时候，它畏怯地把你的宝座
　让給“不眞”，
因为怯弱是出卖我們灵魂的叛徒。
让这个作为我們对你的祈求吧——
給我們力量去反抗逸乐，在它奴役我們的时候，
向你举起我們的忧伤如同夏天把握它的中午的
　太阳。

---

* 这首詩的题目是“印度的祈禱”，是在 1917 年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支部开会时間写的。

使我們坚强，使得我們的祇拜在爱中开花，在工
　　作中結果。
使我們坚强，使得我們不去嘲侮那軟弱和跌倒
　　的人，
使我們当周圍一切都向尘土献媚的时候高举起
　　我們的爱。
他們为自爱而爭斗杀戮，却把名义归給你，
他們为爭吃弟兄的肉而鬩斗，
他們和你的义怒爭战到死。
但是让我們牢稳地站住坚强地忍受
为着眞，为着善，为着人的永存性，
为着你的在人心合一中的天国，
为着那灵魂的自由。

62

我将不守在屋里等候你的来临，

但要走出到空旷的地方，

因为花瓣从残花上零落，时光飞向它的尽头。

风乍起，水吹皺了。

快快地割断繩索，

让船儿飄上中流吧，因为时光飞向它的尽头了。

夜是蒼白的，寂寞的月亮划着它的梦舟横渡天空。

这段航程是陌生的，但是我不介意。

我的心有一对自由的翅翼

我知道我将穿过黑暗。

就让我启程吧，因为时光飞向它的尽头了。

63

呵，我的孩子，我的小湿婆天，

忘我的，

在你狂舞的每一步伐中万物动摇而崩陷，

你聚敛的东西都散擲了，

一陣破坏的旋风

把你踩碎的玩具的屑片揚到空中。

从荒凉到荒凉

你的世界得到它的解脱；

你的游戏的泉水永远流穿你的玩具的裂縫；

在缺憾中欢乐

你用零件建造出你的創作，

紧接着只为一个任性

又把它忘掉；

以天空为你的衣袍，

你从身上抛掉了一切的衣服。

在你身中隐藏着財富

你住在一个完全沒有耻辱，卖弄和自私的世界里，

在永不会使你困穷的貧乏中，
尘埃也不会玷污了你的純洁，
你自己舞蹈的飞掠
永远把自己拂拭得雪白。
呵，湿婆天，这嬰孩，
你認我为你的情人，
你的舞蹈的生徒，
請教我以不羈的智慧，
和破坏玩具的游戏，
教我怎样引导我的步伐
来应赴你的脚拍，
怎样撕裂我們自己織成的网束来自由地活动。

64

我不記得我的母亲，

只在我游戏中間

有时似乎有一段歌調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搖籃时候所哼的那些歌調。

我不記得我的母亲，

但是当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里晨禱的馨香向我吹来象母亲一样的气息。

我不記得我的母亲，

只当我从臥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藍天，

我覺得我母亲凝注在我臉上的眼光

佈滿了整个天空。

65

你問我，母亲，我最喜欢到哪里去。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的来处。但是我总記不起那个地方。

我的父亲对我的窘惑微笑地說，“那地方是远在云外，在晚星之国里。”

但是我也听你說过，那是在地心的深处，从那里花朵出来寻找太阳。

“那地方是看不見的，”我的阿姨說，“在海底下，在它的金庫里收藏着許多珠宝。”

我的哥哥揪着我的头发說，“你怎能找到呢，你这傻子，因为它是和空气掺和在一起。”

我听你們大家的說法，似乎这地方到处都是。

只有我的老师搖着头說——“这地方哪里也不是。”

66

无情的火閃刺向天心引起一陣干渴的剧痛。
夜是无眠的，白日是悠长疲倦，因着炎热而焦燥。
在枯萎的枝后我听見乏倦的鴿子低唱着可怜的調子，
我凝注天空等候那胜利的风雨
用它的愛撫来泛濫这渴望的大地。

来吧，解渴的水！
以流动的狂欢傾盆而下，把死硬的心胸撕裂！
以涌溢的泉流从神秘的黑暗中跳出，——
来吧，純洁的你！
太阳等着来欢迎你，因为你是他的游伴。
他的光明的抒情詩喚醒你心中的金色的詩歌。
来吧，光輝的你！
那沙漠的恶魔对你施了什么符咒，
用他的石枷把你囚禁起来呢？
打破你的獄墻；和你的洪濤一同
自由地舞踊着奔来吧。
来吧，堅强的你！

67

我的心为着我在这光明和生命世界
上的地位的奇妙而歌唱;
为着在我的脉搏里的,創造的节奏
因无穷时光的摇曳变成韵律的感覺而歌唱。

我在林中散步感到了芳草的温柔,
路旁的花朵使我喜跃;
就是无穷的賜予是散播在尘土里
在惊奇中喚醒了我的詩。

我看見过,听見过,生活过;
在知識的深处曾觉到
那高过一切的眞理,
它以惊奇充滿了我的心,我就歌唱。

68

你喝过我替你倒出的
詩歌的葯汁，
接受过我的梦想織成的花环。
我的在荒野漂游的心
永远因你的亲手摩触而感着痛苦。

当我的日子終結了，我的别話
在最后的靜寂中沉沒了，
我的声音和我們已曾相逢的消息
將在秋光
和湿云里回旋。

69

我把写出我的秘密的情歌送給你无定的心灵
我感到羞怯，恐怕它的
意义和韵調被忽略了。

我要等到那个同情的夜晚
一段幸运的时間，
你的眼光沉浸在温柔的朦朧之中，
我的声音在眞理的
深深宁静中达到了你。

我要从我的低語中把我的秘密
在你心的寂静的一角
轉来轉去，
就象蟋蟀在寂静的娑罗树丛中
夜的珠串里
旋轉它的唧唧的单音的念珠。

70

饒恕我，未来的一世紀的姑娘，
如果在我的自傲中，
我幻画出你在讀我的詩，
月亮同时也用沉默的細雨洒滿我的詩句的空隙。
我似乎感覚到你心的跳动，也听到你的低吟，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而且我們遇到了，他会爱我的。"
我知道你对你自已說，
"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上一盏灯吧，
虽然我曉得他永远不会来。"

71

在海岸上半睡着，你恐惧那

飓暴的声音

当他在你耳边震响出他的“不”。

你們曾彼此相告

說海岸有它的財富，

房屋有它的舒适，

当时飓暴忽然咬着他的发光的牙齿

怒吼着說“不”。

但是我使飓暴成了我的伙伴

我离开了我的海岸，

我的船在海上颠簸。

我信任了那可怖者，

把他的呼吸吹漲了我的帆

把他的保証充满了我的心，

說海岸就在那边。

他向我叫，“你是流浪的

就象我还是我自己一样，
胜利属于你了。”

东西都破成碎片
随风四散，
怯弱者在絕望中悄悄地說
“末日到了。”
飓暴叫着說，“只有那完全交付的
才能保存。”
信任着他我向前行进，
当波濤卷走那积蓄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沒有回顧。

我把旅行者的笛子
和着他狂笑的調儿吹起，
它唱：和欲望的魅惑，
和坚牢的枷鎖，
和旧日的成就
和无謂的希望一齐走吧。
为你的鼓儿学习那
惊濤拍岸的舞蹈音节。
和貪婪与恐怖
和奴隶举着的暴君的旗帜
一同走吧。

来吧，神圣的破坏者，
把我們从家門，
从安全好走的路上赶走。
和你的死亡的振翼之声一同来吧，
把你怒吼的“不”散布在风中吧。

沒有安息，沒有疲倦，
沒有压在头上的軟弱。
敲破打开吝啬者的門扉。
散擲那灰暗发霉的囤积，
丢弃那寻穴藏的“不自信”，
让你的号筒在风中宣揚
你的怒吼“不”吧。

72

女人，你曾用美使我飄泊的日子甜柔，
也曾用純朴的恩慈接受我到你近边
就象那不相識的星星用微笑欢迎了我
当我在凉台上独立凝望着南方夜晚的时候。

从上面来了一个声音："我們認得你，
因为你象我們的从无限的黑暗里来的客人，光明的人客。"
在这个偉大的声音中你还向我呼喚："我認得你。"
即使我听不懂你的語言，女人，我却曾在你音乐中听出，——
"在这世上你永远是我們的客人，詩人，爱的客人。"

73

一具动物的骸骨惨白地躺在草上。

它的枯干的白骨——“时間”的冷酷的笑——对

我叫：

你的結局，驕傲的人，是和不再吃草的牛一样，

因为当你生命的酒已經倒到最后一滴

酒杯就在最后的无留恋中被抛弃了。

我叫着回答：

我的生命不只是那用破产的骨头

来付那膳宿費以至弄到貧穷。

我有生的一天永不会被

我所想到感到，获得和施与，

听取和說出的所填滿。

我的心念常常越过“时間”的边緣，——

它会最后永远停止在碎骨的边界么？

血肉永不能衡量那就是我自身的眞理；

日子和时刻不能以他們經过的蹴踏使它朽腐；

那路旁的强盗，尘土，不敢搶夺它所有的財产。

死亡，我拒絕从你接受
說我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巨大的玩笑，
一个用“无限”的一切財富构成的
空白的灭絕。

74

她把微笑的花朵留下給我
　拿走了我的痛苦的果实。
她拍手笑說
　她赢了。

正午有一双瘋人似的眼睛，
　血紅的干渴在天空发狂。
我打开籃子发現
　花儿枯死了。

75

不要叫他到你家里去，

那在夜里

在你路边独行的梦想者。

他的話語是异乡的口音，

在他的单弦琴上彈出的調子

是陌生的。

你不必为他鋪設坐位；

天明前他将别去。

因为他是被邀到

自由的宴会上去歌頌

那新生的光明的。

76

节日音乐的琴韵
飘浮在空气里。
这不是我静坐深思的时候。
合欢花枝为着
花时已近的兴奋而颤摇，
露的撫摩复盖着林野。

在林徑的仙网上
光和影互相感受着。
长长的草在它花朵里把笑浪送上天空。
我凝望天涯，寻覓着我的詩句。

77

那在你里面忧伤着渴望光明的
囚徒是誰呢？
他的琴儿无声，
虽然生命的气息在空中流轉；
他視而不見，
虽然晨光照亮了天空。

鳥儿对树林唱着新的醒覺之歌，
新生的喜乐在花光中迸发，
墙外的黑夜已經消沉，
但是冒烟的灯仍在獄中燃着。
呵，为什么在你家庭和天空中間
有这样的間隔呢？

78

不要惧怕，因为你将征服，
你的門将要开起，你的枷鎖破裂。
你常在睡梦中忘了自己，
但是还必須一再地找回
你的天地。
从天上，地下，人間都傳来号召，
号召你歌唱快乐和悲哀，
羞辱和恐怖。
叶子和花儿，
和下落流走的水，
請求你的音調和它們的音調和鳴，
黑暗与光明
在你詩歌的韵律中顫动吧。

79

晨光为离愁而悲痛。

詩人，拿起琴来吧！

就这样吧，若是你必須离开，就走吧，

把你的歌在滴露的秋天中留給花朵。

这样的早晨还要从

东方金灿的天边

髻上插着素馨花来到。

在花园的蔭徑上，因着鴿唱而倦慵，

因着綠意的爱撫陶醉而温柔，

这光明的幻象又将升起，

她的脚步鏗鏘着你自己的詩歌的足鐲。

就这样吧，若是你必須走开。

80

以那在“美”的溪流中潺湲的彩色来
填满你的眼睛，
你想捉住它的企图是枉然的。
你用愿望去追逐的东西是幻影，
那激动你生命的琴弦的是音乐。
群仙聚会处所飲的酒是无质无量的。
它是在急流的溪中，
在开花的树上，
在黑眼角上跳动的微笑里。
在自由里享受它吧。

81

你是我生命海岸上一絲破曉的金色的微光，
第一朵洁白秋花上的一滴珠露。
你是俯在尘土上的
远天的一弯虹彩，
一个烘托着白云的
新月的梦，
你是偶然向世間呈露的
一个乐园的秘密。
你是我的詩人的幻象，
从我忘却的出生的日子里
显現出来，
你是永不为言說而有的言語，
是以枷鎖的形象来到的自由，
因为你为我开启了門戶
进到活生生的光明的美中。

82

我永远四出寻找我的自身；
但我怎能認出
那以变幻的形象和外表
在梦中飞掠的流浪者呢？

我常在我自己詩歌的心中，
傾听着它的声音，
但永不知道它住在哪里。

时間过去，光影暗却，
从一个行人的琴上
别离的調子蕩漾在晚风中。

83

我有过什么功劳得此厚賜，
呵，美丽者，
我这曾在你頸上的花环里有过地位的小花？
那一天，新醒的大地的眼睛是喜悦的，
那笛子，在永新的摩触下，
发出初曉的音乐。
如果这小花在鳥声漸倦的
日暮的时光
萎落在地上，
就让晚风把它吹走，
跟着你走去的脚踪越过黑暗，
不要让它在不留意的时光
被殘踏在尘埃里吧。

84

到大气中去感受你的解脱吧，
呵，鳥儿，
不要让你的翅翼变成怯弱。
不要屈服于窩巢的魅誘，
和黑夜的魔力。

难道在你睡觉的时候沒有覺到
在你梦中低吟的密愿
和在黎明的企望的黑暗中，
象从花蕊臉上揭开面紗似的
呈露了沉默的应許么。

85

我曾在路上吹笛，

我曾在你門前歌唱。

我曾在你庙宇的装点着无尽形色的影壁前

献上我的歌頌。

今天处处向我傳来了

談到終局的話語。

他們叫我打开路途的关鎖，

穿过重叠无尽的相会与别离

去到朝拜的更远的海岸。

86

讓我鐐銬的鏈环随着你的每一舞步作响，
呵，舞蹈的神，
讓我的心在永生声音的自由中醒来。
讓它感到那永远使詩神蓮座采曳的脚步的接触，
以它的香气薰狂了世世代代的气氛。
在你舞拍之下叛逆的原子馴伏成了形象，
太阳与行星——光明的脚镯——在你移动的脚边旋轉，
而且，世世代代地，万物掙扎着要从黑暗的酣睡中醒来，通过生命的痛苦，进入自覺，
你的极乐的海洋涌出苦痛与欢喜的喧嘩。
在我离开以前，私下里以你的顏色染上我的心，
那青春微笑的顏色，眼泪里含着万古忧愁的顏色。
讓它染着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夜灯的火焰，

和我中夜覺醒的时間。

在我离开以前，将我的心和你旋舞的脚步一同举起，

这是把星辰从深夜喚醒，

从石窟中釋放出流泉，

把声音在雷雨中交給云雾的旋舞，——

这是使生存中心的持平，在运动的无尽循环中搖曳的旋舞。

87

早冬在中夜星辰上
展盖着她的輕紗，
召喚从深处傳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树林里空无花朵，
鳥雀停止了歌唱，
河畔的草落了繁花。

来吧，底瓦里①，从孤寂的黑暗中
喚醒隐藏的光焰，
向永远的光明献上交响乐的頌贊吧！

星光暗去

① 灯节。

遥夜不欢，

召唤从深处傳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Ⅲ

88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憒而瘋狂，
冲突是慘酷而苦痛无边的，
它的道路彎曲，它的貪心的束縛是糾纏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們，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財富的爱的蓮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你，不朽禮物的賜与者
給我們以弃絕的权力
向我們取回我們的驕气。
在曉日初升的智慧的光輝里
让盲者复明

讓生命投入那死去的灵魂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煩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鴆毒，
因着不知終止的飢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在他們額上
点上血紅的仇恨的記号。
用你的右手摩撫他們吧，
使他們在精神上合一，
把和諧与美的韵律，
带进他們的生活里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89

为什么剥夺了我的做女人的权利，
我的命运！
那用我自己强大的力量
勇敢地去征服最好的生命奖赏，
而不望空凝想，
等待那偶然向我漂来的机会
挾带着那忍耐的忧郁日子的
枯萎的果实？
无情地把我送到防范森严的
营寨后面的珍宝那里去吧，
把我的一切作孤注一擲的冒险。

我决不要釧鐲輕响地
在幽暗的黄昏中
悄悄地进入洞房，
但要不顧一切地
奔向爱的决死的冒险，

在那汹涌的海边，
在那里它的风暴的狂热将揭走
我臉上的羞縮的处女的面紗，
在海鳥不祥的尖叫声中
我的呼喚能傳到我的勇士那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

90

我倆深深地躺在睡梦的幽暗中;
覺醒的时間到了
等待你最后的一句話。
轉过臉来朝着我吧
用你含泪的秋波
使离愁永远美好。

早晨将和它的晨星一同出现
在寂寞的遙空。
別离之夜的忧伤已被俘縛在我的
　毘那琴弦上,
爱的失去的光輝将留織在我的幻
　象里。
用你自己的手打开那走向
最后的別离之門吧。

91

把那荣福的名字再带給这个国家

就是那使你降生之地对万方都是圣洁的名字！

訨你在菩提树下的大覚功德圓滿，

把不合理的面紗拉走

而且，在一个被忘却的殘夜

訨你的記忆在印度新鮮地开花！

把生命带給痴呆的心灵，

你生命的明光！

訨空气因你的灵感而有了活力！

訨关鎖的門戶开启，

嘹亮的法螺在婆罗多[1]門口宣布

你的降临。

通过亿万的声音

訨不可限量的爱的福音

　宣傳你的号召。

---

[1] 即印度的古称。

92

我又在夜闌醒起,
世界又正在展开它所有的花瓣,
这是个无尽的惊奇。
巨島还沒有命名就沉入深渊,
星辰的最后一閃的微光也被掠夺,
数不尽的世代都失掉了它一切的載負。
世界的征服者也消失成
暗淡故事后面一个名字的影子,
偉大的国家建起了胜利之塔
就象向飢不可遏的尘土献祭。
在这一堆弃擲的东西里
我的額头接受了光明的凈化,
这是个无尽的惊奇。
我和万千星斗又一天地和
喜馬拉雅峰一同站立。
我在这里,就是那在波濤汹涌中
“恐怖”的狂舞与他的喧笑合拍的地方。

在这上面，世紀发出光来又消沉下去
皇冠象浪花一样只把他們的署名遺留在这老树皮上，
在这里，我又一天的被允許坐在它的古老的蔭下，
这是一个无尽的惊奇。

93

从远处望你

在你神秘的恐怖的威严中你似乎很巨大。

怀着狂跳的心我站在你面前。

你的皱眉预示着恶意

忽然在咆哮中落下

轰隆的一击。

我的骨头碎裂了，

我低头等待

那最后狂暴的来临。

它来了。

我奇怪，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威吓么？

你高举着武器

看去非常的魁梧。

你下到我匍伏的地上

来打击我。

你忽然变小了

我站立了起来。
从那时起我只有痛苦
却沒有恐怖。
你象死亡那样偉大，
但是你的受害者比死亡还偉大。

94

我的心悠然地随着在远空下的蓮花河[1]一同曲折流走。在她的对岸上伸展着沙滩，与世无关地，在它庄严的荒蕪中目空一切。

在这边护染着竹子，芒果树，老榕；倾頹的茅舍；巨干的蓮叶桐；池坡上的芥园；沟徑边的甘蔗田；依恋着靜寂时光的藍靛园的断垣，一行行的木麻黃日夜地在廢园中低語。

宗室的人民們住近这分裂成"之"字形的崎嶇的岸上，給他們的山羊开出一处小小的牧場；在旁边的高地上，市場仓庫的波浪形的屋瓦，不住地向太阳瞪視。

整个村庄顫抖地站着，畏惧这无情的河水。

这条驕傲的河在古书上有她的名字；在她的血管里奔泛着恒河的圣流。

她总是冷冷淡淡地。她沒有承認而只是容忍了

[1] 蓮花河是恒河穿过孟加拉这一段水流的名字。詩人在他的早年常常在蓮花河上泛舟，看望他的家园。

她的两旁的房地；她的威仪中反映着山岳庄严的沉默与海洋广闊的寂寥。

有一次我找到她幽僻处的一个小島的坡上系住了船，远离一切的俗务。

我在清曉晨星发亮以前就睁开眼睛，我睡在七仙星高照的屋頂上。

漠不相关的溪水从我寂寞的日子旁边流过，就象旅客走經路旁房舍中的哀乐，却不起什么感触。

如今我在青春将逝的日子里，我出走到这处平地上，灰黯沒有树木，只剩有一个孤零的小点，那高起的綠阴之下的山达尔村。

我有小古巴伊河[1]作我的芳邻。她有世家的門第。她的質朴的名字是和无数年代的山达尔村妇的喧笑杂談混在一起的。

在她和这村庄的亲近之中，土地和水并沒有不睦的裂痕，她很容易地把此岸的言語傳給彼岸。亚麻开花的田地和稻秧一样和她随便接触。

当道路到了她水边忽然轉折的时候，她大方地让行人跨过她的清徹潺潺的水流。

她的談吐是小家的談吐，不是学者的語言。她的律調和土地和水是同宗的，她的流水对于

① 古巴伊是一条离詩人所住的寂乡不远的小河。

大地上的黃綠的財富毫不怀妬。
她在光明和阴影中穿掠的体态是苗条翩婉的，
她拍着手輕輕跳跃。
在雨天她的手脚就变野了，象村姑們喝醉了麻
胡酒一样，但卽使在她放縱的时候，她也从不
冲破或是淹沒了她的近岸；只在她嘻笑奔走
的时候以她裙子戏弄的舞旋扫着岸边。
在中秋她的水变淸了，她的水流变瘦了，显露出
水底沙粒的蒼白的閃光。她的貧乏并沒有使
她羞愧，因为她的財富不是自大，她的貧困也
不小气。
在不同的心情中，他們带着自己的美德，就象一
个女孩子有时珠圍翠繞的舞蹈着，有时靜坐
着眼藏倦意，唇含慵笑。

古巴伊河在脉搏中找到了和我的詩句相同的节
奏，就是与富有音乐的語言和日常工作时間
嘈杂的瑣事，結成伙伴的节奏。
它的韵律并不使拿着弓箭閑游的男孩失望；它
和木柴市場上滿載稻草的車声合拍；它和挑
着陶器的，一条扁担两只筐，一只小黃狗亲热
地追随着他的影子的那个工人的吁喘合拍；
它随着那个每月領三卢比的薪金，举着破伞
的乡村教师的疲蹋的步伐一同移动着。

95

一个內地的老人又瘦又高，
新刮过的皺癟的臉象只干果，
拖蹋地走在到市鎮去的路上
穿着一双补过的破靴
和一件印花棉布的短褂，
头上撑着一把破伞，
腋下夹着一根竹棍。

这是一个八月悶热的早晨，
从淡云里滤过昏暗的日光。
“昨夜”似乎在潮湿烏黑的
毛毯下悶死：
今天呆鈍的风无定地
刺激着余甘树叶的
間歇的回响。
这个生人走过我心上模糊的天边，
只不过是一个人，

并不鲜明，沒有挂虑，
不需要任何微小的东西。
我也是暂时在他生命的无人之境的边沿出现，
在那把个人从一切关系分开的云雾里。

我想象他的牛棚里有一头牛，
籠里有一只鹦鹉，
他的妻子臂上戴着釧镯，
在碾麦子，
他有洗衣工人作他的邻居，
里巷对門有一間杂貨店，
他欠着一个白沙瓦人一笔煩心的債务，
而我的模糊的自己
也只象是某处一个过路的人。

96

虽然我知道，我的朋友，我們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的心拒絕承受这个說法。
因为我們在同一的无眠之夜的
鳥叫时醒来，
同样的春天的符咒
进入我們的內心。

虽然你的臉朝向光明
我的臉在阴影之下
我們的幽会却是甜柔而秘密，
因为青春的洪水在它泛漲的舞蹈中
把我們拉在一起。

你以你的光輝与温柔統治了世界，
我的臉是蒼白的。
但是一陣生命高貴的气息
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
我們分野的那条黑綫
被清曉的明光燒紅了。

97

一片千年的薄紗垂落在你我之間
当你轉过臉去消隱在“过去”里
就是那因着靦覥犹疑而
迷了爱的路途的人們
过着鬼魂似的生活的地方。
把我們隔离的空間是很仄的，——
一道小溪在它的低語中織出了
我們别时的回忆
和你走过的足音的悲愁。
我所能献上給你的
只是一段沒有說出的爱的音乐，
訨它跟着你消逝。

98

在初曉的朦朧中，罗摩难陀，那位偉大的婆罗門大师，站在恒河的圣水里等候着清洗的流水泛漲过他的心。

他奇怪为什么今天早晨这水沒有流来。

太阳升起了，他祈求圣光祝福他的思想把他的生命向眞理展开。

但是他的心仍旧是黑暗而且煩乱。

太阳爬过了婆罗树林，漁舟也張开了风帆，乳姑頂着奶罐到市集上去。

这位宗师走出水来在沙岸芦茸里行走，啁啾的黃鸝在河岸坡上正忙着挖筑洞巢。

他走到那引向皮匠們居住的有臭味的村庄，瘦狗在路边啃着骨头，鳶鳥扑向那偶然拋出的肉片。

帕金坐在他門口的老罗望子树下在做着駱駝鞍子。

他看到这位宗师新浴罢出来走进这不洁的近村时，他敬畏地縮起身来，这頒白的老皮匠远远地俯伏在地。

罗摩难陀把他拉到胸前，帕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痛苦地叫，"夫子，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不洁！"

夫子說："我去洗浴的时候，我輕看了你的村庄，因此我的心得不到恒河的为一切众生的母爱的祝福。

"当你的身体接触了我的身体的时候，她的爱撫至終临到了我，我就被淨化了。

"今早我向太阳呼喚，'那在你里面的圣者也在我里面，但是为什么我沒有在我的心灵中会到你？'

"当他的明光降临在你我額上的此刻，我已經会到他了，今天我不需要再到庙里朝拜了。"

99

我忽略了对你的价值的頌贊
因为我盲目地肯定了我的財产。
白日黑夜不断地把你的貢献送到我的脚边。
我从眼角里望着它們被送到我的仓庫里。
四月的忍冬花在你的献祀上添上芳馨，
秋夜的滿月的清光也向它們映射。

你常把你波浪般的黑发，倒泻在我的膝上
你眼泪盈眸地說：
我对你的献祀，我的王，是可怜地微薄；
我无法再多給你，因为我沒有可給的了。

日日夜夜的过去了
今天你却不再在这里。
至終我来打开了我的仓庫，
拿起那串你亲手給我戴在頸上的
珍宝的鏈环。

我从前那漠不关心的骄傲
吻了尘土里你的遗留的足迹。
今天我真正赢得了你
因为我以我的忧伤偿抵了
你的爱情的价值。

100

这个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的沙徑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块粗糙的灰色的紗丽紧紧地纏裹住她的黧黑而結实的苗条的身軀；紗丽的紅边和妙焰花的火紅魔咒一样在风中飄揚。

哪位心不在焉的設計之神，在用七月的云彩和电光模塑一只黑鳥的时候，一定在不知不覺之中忽然造成了这个女人的形象；她的激动的翅翼藏在身子里，她的輕健的脚步兼有了女人的行走和鳥的飞翔。

几只漆鐲圈在她模塑得絕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頂在她头上，她在木棉树下飞掠过紅沙的小徑。

留恋的冬天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南方的偶然的气息已在撩弄这冬月的清严。金冬从枝上

的叶子已經染上灿烂的凋萎的金光。余甘树林中点綴着丰熟的果实，喧閙的孩子們在那里團聚搶夺。成堆的落叶和沙土在随着无定的风跳着鬼一样的旋舞。

我的土屋的建筑动工了，工人們在忙着砌墙。远远的汽笛声在宣告鉄路的交叉处正过着火車，隔壁学校里也傳来了丁当的鈴声。

我坐在凉台上看着这年輕的女人一小时一小时地不断地劳作。当我覺得这女人的服务是神圣地注定为她所爱的人們的，而它的庄严被市价污损了，竟被我借着几个銅錢的帮忙把它掠夺了，我的心感到深深的羞愧。

101

在被神話的云霧迷蒙着的人类世紀的第一个破曉，
那些寻求者带着惊异的眼光走在陌生的海岸上，
战斗者們在风暴之神的鼓声中
在无边的战場上
向无尽悠远的时間行进。

大地在无尽穷追的不停践踏下抖顫，
中夜的睡眠受了惊扰，
安乐的生活变成苦痛
死亡变成可貴的。

那些被道路驅逐着
奔涌出来的人
永远走在死亡的界限以外，
那些纏扭着家庭的人
命定要永远閉臥在无灵魂世界的僵硬的生活中。
那个一定是被枯燥无味的宁靜

和呆鈍发臭的安全所魅惑,
愚蠢地挑选了鬼国盖造起他的
　隐蔽所的人是誰呢?

太初人在生存的歧路上
找到了自己。
他領到的路上的口粮是在他血里,
在他梦中,在他路上。
当他坐下計划的时候,把他的樓閣举到云中
它的基础傾塌了;
他筑堤只为让它被洪水冲走。
屡次地在他的困倦的宴会大厅里,在烟熏的微
　暗的灯光中睡着了,
直到一个梦魘的襲击使他气噎,
把他的格格作响的骨骼聚在一起
他才在死亡的痛苦呻吟中醒来。

一个猛醒常能激动他向前
从老朽世紀的藩篱中
走向无边无涯的地平綫上,
一个冲动催迫他从自負的成功的鐐枷中逃出
提醒他說,那"时間"輦道上的凱旋表柱
已經把立柱者埋在它們的无名廢墟之下。

他急忙地去参加那从各世紀来的

破坏式範的軍队，

越过山岭，

砸碎石墙，

打进鉄門

当天空和“永在”的鼓声一同搏跳的时候。

102

在那混沌时代朦朧的初期，

当上帝对他自己的手艺发气

对他自己幼稚的努力使勁地搖头，

一陣煩躁的波濤把你

从东方的胸怀攫走，

阿非利加，

把你关在昏暗的大树圍守的

紧密的栅栏內去默默沉思。

在你那深密的黑暗的地洞里

你慢慢地积攢起曠野的不可理解的神秘，

精研那难讀的地和水的符号；

自然的神秘的魔术在你心灵中

激发了意識界限以外的魔术仪式。

你粧成殘廢的形骸来嘲笑那可怕的

在仿效一个威猛的吼叫中

使你可怖来征服恐怖。

呵，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紗下面

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糊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那些用捉人的装捕机来掩襲你的猎人
他們的猛烈比你的狠齿还銳利，
他們的驕傲比你的不見天日的森林还昏黑。
文明人的野蛮的貪婪把恬不知耻的不人道剝得赤裸。
你哭泣了，而你的号叫被悶住，
你森林中的小徑被血和泪浸成泥濘，
同时强盜們的釘靴
在你耻辱的历史上
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迹。
可是在海洋的那边总有
祀拜堂的鐘声在他們城市和乡村中作响，
嬰孩在母亲怀中酣睡，
詩人們在吟唱"美"的頌歌。

当今天西方的地平綫上
落日的天空漲塞着尘沙的风暴，
当走兽爬出它們的洞穴
用狂吼来宣告一日的死亡。
来吧，你这死亡时間的詩人，
站在这被劫夺的女人的門前，
恳求她的饒恕，
在垂危的大陆的昏迷之中，
让它作为一句最后的偉大的話吧。

103

让我的荣誉是从你而来，
我要在深重痛苦的骄傲中
响应你紧急工作的号召。

不要使我陷入昏迷的睡梦；
把在尘土中踡缩的我抖拂了出来，
从束縛我們的心灵，使我們的命运无价值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从使我們的庄严屈服于独裁者的无是非的脚下的昏乱中解放出来；
把我們日久天长的屈辱敲碎，
把我們的头抬起
向着无尽的天空，
向着灿烂的光明，
向着自由的空气。

104

卷入于无数凝視的目光織成的网里，
他被拉进声响的旋渦中，
这有名望的人。
呵，他已經在那些人中丧失了他的級位
就是那些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特权，
那些世界对他很不賞識的人，
好象那在枝上輕顫的叶子，
无人理睬地落在尘土里。
他住在冷寂的牢獄的人群中
一条光荣的鎖鏈永远在他手脚上丁当地发响。
可怜他吧，把他釋放到
清洁光明的世界里，綠阴和甜柔的靜寂，
在那无边的沙土里，——
那原始的永生孩童的游戏場上。
当那从黑暗中来的渡船
带他到新知海岸的渡头上，
他就沒有遮擋光明的东西
这光明撫触他赤裸的身子
就如同它撫触空气中張开的船帆。
在这早晨的单純自由里

无名的花在草中开放，
春光在无边的閑暇中
展开金翼。

在这假日的寂靜中
从一个甜柔的声音里
他的名字領受到无量的价值，
它的悠远的乐音使他在三月困人的下午默思沉想
它的約期今天写在閃爍顫搖的榕树叶上。
他受到了蓮花河和从河岸竹林中
穿过的晨星之光的詩人的款待。
密集的阴云在他眼前舒展出
一片紫影在雨潤的远林中；
他的眼睛随着嬉笑的女孩的脚步
从綠蔭的村巷来到了河边
在落日的天空下
在芥菜和亚麻子开花的田地里
享受了色彩的二重奏。

他凝望着說，“我爱它”，
而且情愿把他这爱留下，
即或他的巨大的努力終归虛无，
而这携带着他的終生惊异的敬礼
将在他土地的尘土上
留下一个永存的接触的記忆。

105*

你作画的人,
一个在人和物中間不停的旅行者,
把他們收集在你幻象的网里
又在綫条上把他們烘托了出来
远在他們的社会价值和市場价格之上。

那边的游民的村落,
它的密集的朴素的屋頂,
和那后面被忿怒的四月的驕阳
烤焦了的一块空場
是我們匆匆走过而絕不会不看到的
直到你旅行的綫条說了出来;
他們是在那里,
我們吃惊着說,他們眞是在那里。

---

* 这首詩是贈給印度近代最偉大的画家难达婆藪的。

那些无名的脚步时刻消失成为阴影
从他們的“无”中被解救了出来
强迫我們去承认
他們里面眞实的更大的共鳴
比那王爷們的浪費金錢价值可疑的面象
只供那些傻子張口呆視的
大得多了。

你不理睬那乐园的神話的馬
当你的眼睛被这山羊所吸引
当牠在我們牧場上徘徊的时候
因着我們的劝告而注意到了的。
你把羊性的庄严在綫条里表現了出来
我們的心灵在惊叹中醒起。
那可怜的販羊者可不曉得这件事
就是这張画并不代表这平常牲畜的本身,
牠乃是一个发現。

106

在黑暗的无限秘密后面
探照光明的世界被推出去了
破坏者走了进来，
在不祥的寂靜的盖幕之下
在我存在的深处排演着修筑。
至終舞台出空了
为着生命戏剧的新的一幕，
当那一只火紅的手指从天上触到了一穗黑暗
一縷閃电的激顫穿过无边的睡梦
把它击成碎片。
覺醒的泉水开始流穿那壅塞的血管——
如同六月霖雨的第一次洪流
在枯干河床中間
奔寻着它的支路。
巨块的阴影塞断了光明的路途
造出了紛乱——
直到他們被冲走了，

新生的精神
在和平的光亮的地平綫上
释放了自己。
我的这个軀壳
这担負着过去的負担者——
对于我仿佛是从清晨的慵懶的
臂腕中溜走的疲倦的云彩。
我覺得从它掌握中获得了自由
在灵光的心中
在虛幻事物的最远的彼岸。

107

当我的心从遺忘的
黑洞里被放出来
覚醒到不堪忍受的惊奇中
它发現自己是在
噴出一股窒息的对人类
　侮辱的气味的
地獄烈火的火山口边;
它目击了"时間幽灵"的
　长期的自杀的痛苦
經过一陣比死亡还慘痛的
　畸形殘廢的痙攣。
在它的这边是一个挑战的凶悍
和杀人的酗醉的咆哮,
在那边是束縛在他們小心看守的
积蓄上的畏怯的国家,
在失算的爆发的煩躁之后
柔順地在勉强服从的沉默的安全中定居了下来。

在古老国家的会議厅里的
計划和抗議都在紧閉的愼重的
　嘴唇中間压平了。
同时从天空中横飞过那
　带着熾燃的詛咒的
沒有灵魂的兀鷹的机群
携带着那垂涎人类脏腑的
　飢餓的飞彈。

賜給我权力吧，
坐在永生宝座上的，可怖的裁判者！
賜給我雷霆般的声音，
使我能够投擲咒詛在那生番身上
他那使人毛骨森立的飢腸
連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使我斥責的言詞能够永远震动
这自侮的历史的脉搏，
直到这个时代被扼死被鎖住
在它的灰烬里找到它最后
安息的床榻。

108

战鼓敲起了。
人們勉强把自己面容扭成可怕的样子
咬起自己的牙齿；
在人們跑去为"死亡"的肉庫
　收集人肉以前，
他們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顫抖着。

他們祈求成功；
因为他們在割断爱結，
把旗子插在荒凉的家园的灰烬上，
蹂躪了文化中心
和"美"的龕座，
把他們走过的綠野和鬧市的
道路用鮮血染紅了之后，

必定会引起哭泣与哀号，
因此他們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顫抖着。

他們要以凱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个被杀害的人数，
来引起魔鬼的笑乐，当他看到
妇孺的血肉淋漓的肢体；
他們祈求他們能以“不眞”
来蒙蔽人們的心灵
来毒害神明的甜柔呼吸的气息，
因此他們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顫抖着。

109

我的生日！
手里拿着“死亡”的护照
它从潜跃中浮現在“无”的裂口
来到存在的边沿呼吸一会。
从腐朽的鏈条上散落下过去年月的鏈环。
又用这个最新的生日
开始数着新生生命的日子。
这款待把今天献上給我，
一个过路人，
他想默讀那一顆不相識的星辰的早晨的記号
招呼他走向一段沒有图表的旅程，
这是被他的生日和死期平分的，
和晨星与殘月的光明相混的。
我将向他們唱出同样的贊詩，
向死亡也向生命。

应許我，大地母亲，
使我生命中从渴望生出的妄想
退却到最远的天边
我的肮脏的乞鉢把它收集的秽物

倒弃在尘埃里；
在我向未曾显露的彼岸过渡的时候
让我永不向生命筵席的殘肴
作留恋的回顧。
如今在这日終困睡的暗昏中
你鞭策我使我去拉动生命的車輦的
刀刃般尖利的飢渴的意义失掉了
你开始一件一件地向我收回你的禮物。
你对我的需求漸漸減少
你也更少使用我了
你在我額上貼上弃置的标簽。
这些我都感到了，但是我曉得，
你对我一切的侮辱
不能把我的价值貶至于无。

让我殘廢吧，若是你要这样做，
从我眼上遮起一切的明光，
把我复盖在殘廢的阴影里，
但是在我存在的破庙里
那古老的神佛仍安坐在宝座上。
你尽量破坏还把碎片堆起，
但在这廢墟中間
那內在的一点光明
将永远亮亮地燃燒着。
因为它受着天酒的哺养

那是神人們通过每一声色傾到地上来的。
我都爱过他們
而且歌頌了这爱。
这爱把我举到高过你的界綫，
这永存的爱，即使它的語言漸漸微弱
为着經常使用而消損。

在我的爱上曾經影印过他們的签名
芒果花的花粉，
合欢花的露冷的芬馨。
喚春在初曉的呢喃
和爱人的欢乐的撫触。
当我向你告别的时候，呵，大地，
从我收回，細心清点，你給我的一切东西，
为生命寄旅的衣食。
你永不要想我小看了你的礼物。
我对这泥土的模型是永远感激的
通过它我得到了进入"无形象"的导引。

任何时候我带着一无所求的心
来到你的門前，
我都曾受到你心的欢迎。
我知道你的礼物是不送給貪婪的人的，
你把甘露留存在你的瓦罐里
不給那淫秽地飢渴的饕餮的嘴唇。

你在等待，呵，大地，带着你的不朽的礼物，
来欢迎那走在超然的艰难路上的行人。
饕餮渴望着肉食，
商人却为腐肉烦恼，
今天在他們强暴的鬧会中，
日夜糾纏在一起。
但是嘲弄引我微笑，象从前一样，
对那有学問的人的豪举的愚蠢，
对那乞丐的富豪的专横，
对那炫耀的可厌的濃粧，
对那諷刺人的神性的瀆神者的咒駡。

够了。你的凉台上敲着时間終了的鐘，
我的心响应着告别的嘰嘎的开門的声音。
在这黃昏逐漸阴沉的幽暗里，
我将收聚起殘留的微焰来点起我的将烬的意識，
来向你献上最后的頂礼，呵，大地，
在七仙星的凝注之下。
我的最后的无声歌曲的香烟
　将縹緲上升圍繞着你。
我将留下一棵蛟花粉
　它就要开花，
此岸的痛苦的心无望地盼着过渡，
爱的自責在它疲倦的記忆里
消失到日常工作的帘后了。

110*

在上空，科学的灯光照射着，
黑夜忘却了自己，
而在地底的黑暗中
瘦瘠的飢餓和膨脹的貪婪
互相冲击，直到大地震顫
凱旋的柱子可怕地断裂了，
在灣峽的岸边傾倚着。

不要在惊恐中哀呼
或者忿怒地批判上帝，
让发脹的邪恶在苦痛中迸裂
吐出它积藏的肮脏。
当吃人的狂怒的受害者
被餓齿爭拽的时候，
让那血浸的褻瀆的厌恶
激起神圣的憤怒，从一个可怖的最后审判
宣达出一个英雄的和平。

---

* 这首詩是詩人寄給捷克李司尼教授的，說出他对于慕尼黑条約的反感。

他們拥挤在教堂里
在一个因着恐惧而沉迷的原始狂乱的信仰中
它希望把上帝諂媚得
心满意足
諂媚得柔弱地寬容。
他們半信半疑地覚得和平将
降临在这瘋狂的地上
仅仅为着他們写在圣书上的哀慟。
他們信賴着他們寬忍的上帝
他会許給他們以及时的智慧
来对較弱的人們索取所需要的
　一切的礼拜的祭品，
留下他們自己污秽的积聚
　不再瓜分。

但是让我們希望，
为着世界上道义公正的庄严，
上帝永远不受他的公平被騙的痛苦
被那少数操縱的外交的忠順
小心地避免自己一切的損失，
一个可怕的忏悔也許必須走到
它的最后的結局，
在一个奸詐的治好的伤疤上面
不留下一点余毒。

111*

通过人类的多难的历史
卷来一陣破坏的无知的狂怒
文明的高塔傾塌在尘埃里。
在道义的无政府的混乱里
历代的烈士們英勇地贏得的
人类最好的珍宝
被掠夺者践踏在脚下。

来吧，年輕的国家，
宣告保卫自由的战爭，
举起不可战胜的信仰的旗帜。
用生命修起桥梁跨过被恨恶
炸裂的大地，
向前行进。

---

* 这首詩是献給加拿大的，在1939年5月29日渥太华的广播电台上广播过。

不要自己屈服把侮辱的負担

　顶在头上，

被恐怖踢倒，

也不要用虛伪和詭詐来挖掘沟濠

为你不名誉的人格

盖起一个隐蔽所；

不要为了拯救自己

把弱者当作祭品献給强人。

112

以他們統治者的名义
打过他一次的人,
又在这世紀出生了。

他們穿着敬神的服裝聚集在
他們的祈禱堂里,
他們号召他們的兵士,
"杀, 杀", 他們喊着;
在他們的怒吼声中夹杂着他們贊美詩的音乐,
同时人子正在他的痛苦中禱告說, "呵, 上帝,
丢掉, 远远地丢掉这只盛满最苦的毒汁的苦杯
吧。"



IV

113

你曾从你无尽储藏的光明中借一大片給我眼睛；如今在一日之終你来把它收回，我的主人，我准知道我必須好好地利用我的欠負。

但是为什么在我夜灯之前投下阴影？我在世上不过是来到你明光中的一个短期的客人，如果在这丰满的光中有些碎片留下的时候，訃它們在你車輦最后的轍迹中不經意地撇下吧。

訃我从尘埃中拾起散弃的光和影，一些有色的幻象的微光用来建造起我自己微小的世界，就是对你債負的殘余，不值得好好地收集的。

114

在这个偉大的宇宙里
痛苦的巨輪旋轉着;
星斗崩裂;
光尘的火花,远远地四濺,
迅疾地飞散
把生存的煩恼包罗在
原始的网子里。
在痛苦的武庫里
在通紅的意識的架子上滿挂着
响得叮当的拷打的刑具。
流血的創口張裂着。
人的軀体是細小的,
他的含辛茹苦的力量多么巨大。
在創造和混乱的合流里
他为什么在沉醉于自己神威的神人們的可怕的
　賀宴上,
举起他的火灼的酒杯呢,——

呵，为什么扫聚这紅泪的乱潮
来灌滿他的泥土的軀壳呢？
从他的不可征服的意志里
他把无尽的价值带給每一段时刻。
人的祭献
他的肉体上燃燒的苦痛——
有什么东西能和
日星的整个火热的奉献相比呢？
这般勇敢的不屈的財富，
这般无畏的坚持，
这般視死如归，——
象这样的凱旋的行进，千千万万，
踏着炭火
走向忧伤的极点——
在哪一条路上还有这样的追求的，无名的，光輝
的
这样走在一起的香客？
这样的礼拜的浄水，冲穿火成岩石，
这样无边的爱的宝藏？

115*

夜深时节
在病榻的幻光中
呈現了清醒的你,
这对我仿佛是
数不尽的日月星辰
都在保証我微小的生命:
等到我知道你要离开我
恐怖就伸展到諸天,
那"万有"可怕的漠不关心的恐怖。

---

* 这一首和116、118两首,都是描写詩人临危时节,日夜在他床侧守护的人們的。

116

她是一个秋夜的仙灵，

披着消沉落日的微光，

带来星辰的无尽安宁的应許，

用她静默的服务引导着

勉强之夜的长久留連的时間的疲倦的脚步

进入到晨星的郊邻。

她的长发被清曉的柔风吹拂着，

透出早禱的烟香，

她的日終的含愁的甜柔的臉

蒙受晨光的祝福发出了光輝。

117

当我从睡中醒起

我发現一筐橘子在我脚边，

我正忖想誰能是这礼物的

贈予者；

我的猜測从这一名字飞到那一名字

但是美好的名字

象春花一样的繁多，

一切不同的名字联合起来

使它成为一件完美的礼物。

118

在世界无尽的道路上，
无数的活动之中，
她的性格是分散在
一切她所未占有和不完全的之中。

在病榻旁边圍繞着一个亲切的目标
她象一个新的幻象呈現着
她的存在完美了，
一切事物的善
都集中在她里面，
在她的摩触里，在她无眠的忧虑的眼神中。

119

在我痊愈的路上
当我領受自然最早的友誼問候的时光，
她在我眼前举起无边的最初惊奇的珍貴的礼
　物。
丛树和藍天浴在晨光之中
虽是古老和已曾相識的
向我呈現了在他們里面的創造的永在最初的时
　間
我覚得我的今生
是交織在許多变幻形象的降生之中
象阳光是不同的光綫組成的
每一个形样在它的合一里
是和无数看不見的形样摻杂着。

120*

今生我赢得了“美”的祝福。
在人类爱情的瓶中我尝过
　他自己的圣酒。
忧伤，难以担負的，
把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灵魂
　指示給我。
在我感到死亡的降临的阴影的一天，
我沒有恐怖的挫敗。
大地的偉大人物沒有剝夺了
我和他們的接触，
他們的不朽的言語曾积累在我的心中。
我曾得到生命之神的恩賜：
让我把这記忆留在
感謝的語言中吧。

---

* 从这一首起的詩(和第 114 首)，都是由詩人晚年的私人秘书阿弥耶·查各拉瓦迪譯成英文的。

121

浮泛在"时光"悠暇的溪流上
我的心移动着,凝注着遥远的太空。
在这偉大虛空的道路上
影画在我眼前形成。
世代以来一行列的人以征服的驕傲的速度穿过
悠长的"过去"。
帝国欲的帕坦人来过了,
还有莫臥儿人:
胜利的車輪
揚起形形色色的尘土;
得胜的旗帜翻飞。
我望着空虛的路上,
今天看不見了他們的遺迹。
那碧空,从早到晚,从世紀到世紀,
被日出日落的光彩渲染着。
在这空虛里,成群結队地
沿着鉄軌,在噴火的車上,

又来了强悍的英国人，
散布着他們的活力。
通过他們的道路也将涌过“时光”的洪流
卷走这遍地的帝国的密网。
他們的軍队，带着商品，
在星空的空虛路口
将不留下一点印記。

当我在这大地上举目四顧，
我看見許多群众
紛乱的移动着，
在分歧的路上三五成群
从世紀到世紀，
被人类的生和死的日常所需驅策着。
他們，永远地
打着桨，掌着舵；
他們，在田地里，
播种，收割。
他們不停地劳动着。
王笏破裂了，战鼓也不再敲；
胜利的柱子崩裂，癡呆地忘掉了自己代表的意义；
血斑的武器，血紅的眼睛和面龐
把他們的記录隐藏在儿童的故事书里。
他們不停地劳动着；
在安伽，在般伽，在羯陵伽的河海的石堦边，

在旁遮普，孟买，和古甲拉特。
亿万的雷霆般嘈杂的声音
日夜交織在一起，
形成这偉大世界生活的共鳴。
不断的忧伤和快乐夹杂在
高唱的生命偉大的頌歌中。
在千百个帝国的廢墟上，
他們不停地劳动着。

122

我时常覺得
我离开的时間临近了。
以宁靜的落日的霞光
来遮隔这別离的日子。
訃这时間是安宁的，訃它是沉默的。
不要訃任何盛大的紀念会
来做出悲伤的情态。
訃森林中的树木在別离的門边
在沉默的叶丛中
唱起大地的宁靜的頌歌。
訃黑夜降下无言的祝福，
和七仙星的仁慈的光輝。

123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許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記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沒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額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覺中外客的服裝卸落了，
內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
人出現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曉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們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們的祖国，
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他們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124

节日又一次地来到了，
带着春天的丰富的祝贺
詩人廊畔的花枝
插满了一只新的生日的籃子。
在一間紧閉的屋里我躲得远远地——
今年，无用的是妙焰花的劝駕。
我想唱出"春山"的調子，
但是临近的別梦郁积在我的心头。
我的生日，我曉得，
不久就要融入不变的一天，
在"时間"的无記号的連續中消失。
这悲伤并不充满着花街阴影的温柔，
記忆的痛苦不在森林的蕭蕭瑟瑟中发声。
无情的欢乐将吹起这节日的笛子
在路上，揮走离愁。

125

日光炎灼，
这个孤寂的中午。
我望着这張空椅，
在那上面找不到一絲慰安的痕迹。
在它的心中
塞滿了絕望的言詞
仿佛要在哀慟中說出。
空虛的声音
充滿了慈怜
那最深的意义是把握不到的。

就象一只狗用忧伤的目光
在寻找他的走失的主人，
他的心在迷惘的哀愁中哀喚着，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为什么，
只用无益的目光到处找寻着：

这張椅子的声音似乎比
他的哀苦还要柔弱还要伤痛，
它的空洞的沉默的
亲人被夺去的痛苦
彌漫了这个房間。

126

在茹卜那倫[1]的河岸上
我起来，清醒着：
这个世界，我承認，
不是一个幻梦。
在用血写成的文字里
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存在，
通过重复的毁伤和痛苦
我認識了我自己。
眞理是严酷的，
我喜爱这个严酷，
它永不欺騙。
今生是永世炼修的受难，
为換得眞理的可怕的价値，
在死亡中偿还一切的債負。

---

① 茹卜那倫是孟加拉的一条河。这名字含有"神人的形象"的意思。

127

最初一天的太阳

問

存在的新知——

你是誰，

得不到回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天的最后的太阳

在静默的夜晚

在西方的海岸上

問着最后的問題——

你是誰，

他得不到回答。

128

忧愁的黑夜，一次又一次地
来到了我的門前。
它的唯一的武器，我看出，
是痛苦的歪曲的假装；
恐怖的可憎的姿态
在黑暗中开始奏着它欺騙的序曲。

什么时候我相信了
　它的猙獰的面具，
无結果的挫敗就跟着来了。
这胜負的游戏是生命的幻想；
从儿童时代，每走一步，
　这个暗鬼总是紧跟着，
充滿着忧愁的嘲弄。
一幅形色惊恐的活动帘幕——
死亡的精巧的手艺
　在零碎的昏暗中織成的。

129*

你用不同的詭騙之网把你
創造的道路蓋起，
你这狡猾者。
你用灵巧的手
在簡单的生活上
安上伪信的圈套。
你用这欺騙
在“偉大”上留下一个印記；
对于他，夜不是秘密的。
你的星辰向他指示的道路，
就是他自己永远清醒的心的道路，
他的单純的信仰
使它永远照明。
外面弯曲内里正直
他为此而自豪。

---

* 这是詩人口述的最后一首詩，沒有来得及改正。

人們說他是无用的人。
他用自己的內心
贏得了眞理
用他自己的明光洗淨。
什么都不能騙走，
他带进他的仓庫中的
最后的报酬。
他这从容地接受你的詭計的人
从你的手中得到了
达到安宁的永远的权利。

130*

前面是平静的海洋。
放下船去吧，舵手。
你們将是永远的伙伴
把他抱在你的膝上吧。
在"无穷"的道路上
北极星将要放光。
自由的付与者，你的饒恕，你的仁慈
在这永远的旅程上
将要是无尽的財富。
让尘世的牵累消灭吧，
让广大的宇宙把他抱在臂間，
让他在他无畏的心中
認識到这偉大的无名作者吧。

---

* 这首歌曲是詩人在 1939 年 12 月写的。遵从他的意愿，这首歌在 1941 年 8 月 7 日在寂乡祇堂詩人的追悼会上唱过。

译 者 附 记

这本是印度大诗人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逝世以后，他的朋友们替他编选的诗集。集中共有130首的诗，歌曲，自由诗和散文诗；有些是曾散见于印度的各种报章刊物，有些是没有发表过的，其中除了第114和120－130这12首之外，都是诗人自己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

这诗集，按着诗创作的年代，分为四部分：

1. 1—57首（1886—1914年）
2. 58—87首（1916—1927年）
3. 88—112首（1928—1939年）
4. 113—130首（1940—1941年）

除了序诗是1932年写的，和末一首是1939年写的，因为这两首诗的内容，适合于放在卷首和卷末，所以就这样地排列了。

这本诗集最突出的一点，是编入了许多泰戈尔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这些诗显示了泰戈尔的最伟大最受人民喜爱的一面。孟加拉本是印度民主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在广大人民渴求解放热望自由的火海狂潮之中，泰戈尔感激奋发，

拿起他的“力透纸背”的神笔，写出了热情澎湃的歌颂祖国鼓舞人民的诗篇。集中的第38—44首，就是他1905年孟加拉自治运动期间写的；集中的第51首，在1946年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此外如第102首关于非洲的；第110首关于慕尼黑会议的；都是诗人对于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严厉尖锐的谴责。诗人的祖国曾长期地被践踏于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因此他对于被压迫剥削的亚非人民，有着最深厚的同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着最切齿的痛恨；在这类的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的目光如炬，须眉戟张的义怒，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泰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

译文是根据印度加尔各答维斯瓦—巴拉蒂(Visva-Bharati)出版的《诗选》(Poems)译出的。

1957年6月10日

故 事 詩



序　　詩*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悠久的往世啊，在这无尽的長夜里
　为什么只沉默地呆坐着呢？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无数朝代将它的傳說
　傾注在你的海底，
多少生命的細流汇聚在
　你浩瀚的海洋里。
在那里它們不再是奔流的活水，
它們消失了潺潺的低語——
可怕的沉默，微波不起。
　你把它們带到哪里去呢？
悠久的往世啊，你在我的心里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沉默的往世啊，你洞悉一切秘密，
　你并非麻木无情，
　为什么不講話呢？

---

* 本詩无題，也未注明写作的年月，"序詩"的題目是譯者加的。

我的灵魂听到了
　你的脚步声，你心的跳动，
把你成年累月积蓄的傳說
　留在我的心底吧！
往世啊，知道你喜欢在夜里
为世人悄悄講述古往的事迹，
鬧嚷嚷白昼的动蕩里
　你喜欢靜止休息。
往世啊，你在我的心里悄悄地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任何佳話傳奇你从不忘記，
　一切你都保留收集，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你一生都以
　看不見的字迹
生动有趣地記录下
　祖先們的故事。
人們也許忘記了他們的事迹，
你却一点一滴都記在心里，
那些被遺忘了的啞默的故事傳說
　是你让它們傳流后世，滔滔不絕。
让它們发出声音吧！博聞广記的往世，
　講个故事，講个故事吧！

无上布施*

“我以佛陀的名义求你布施，
喂！世人們，誰是醒了的？”
給孤独长者[1]用低沉的声音
　　　　庄严地呼唤。

那时候，初升的太阳，
在舍卫城接天的宫闕上
恰才睁开了睡意蒙朧的
　　　　絳紅的笑眼。

頌神的彈唱者酣睡正濃
祝福的晨歌还不曾唱起，
杜鵑怀疑着天色是否黎明

---

* 这故事取自《撰集百緣經》(Avadāna sataka)，它是印度佛教譬喻文学中最古的典籍。此书在公元第三世紀时由吳月氏支謙譯成汉文。

① 給孤独长者：佛的大弟子。中印度憍薩罗国舍卫城的富商，性慈善，好施孤独，因有此名。

啼声輕緩而迟疑。

比丘高呼:“酣睡的城市,
覚醒起来吧! 給我布施。”
这呼声使梦寐中的男女
引起一陣顫傈。

“世人們! 六月里的云霞
洒下甘霖情愿牺牲自己,
大千世界上一切宗教里
施舍最第一。”

这声音仿佛湿婆天[1]的乐章
傳自遙远的凱拉薩[2]深山里,
深深地震撼了紅尘十丈中
欢醉的男女。

江山財富填不滿国王心中的空虛,
忙碌的家主为家务的繁瑣而叹息,
年輕美貌的姑娘們却无緣无故地
滚下了泪滴。

那为爱欲的欢乐而心跳的人們

① 湿婆天:印度教毁灭之神,同时也是再生之神。

② 凱拉薩:山名,意云妙高峰,湿婆的天宫所在地。

回忆起逝去的昨夜的柔情蜜意，
正好似被踏碎了的花环上一朵
干枯的茉莉。

人們打开了自家的窗戶，
眨动着睡意蒙朧的眼睛
伸出头来好奇地凝望着
薄暗中的街路。

“醒来，为佛陀施舍財富”的
呼声傳进沉睡的千門万戶，
空曠的街心里独自走来了
釋伽的門徒。

珠宝商人們的爱女与嬌妻
一捧捧把珍宝抛在街心里，
有人摘下項鏈，有人献出
头上的摩尼[1]。

財主們捧出了一盘盘黃金，
比丘不睬，任它弃置在地，
只高喊着：“为了佛陀我向
你們求乞。”

---

[1] 摩尼：真珠。

尘土蒙上了施舍的錦綉衣裾，
金銀珠宝泛异彩在晨光里，
給孤独長者却依旧手托着
　　　　空空的鉢盂。

“世人們，注意！ 福佑我們的
是众比丘的主人——釋伽牟尼，
布施給他，你們所有財富里
　　　　那最好的。”

国王回宫，珠宝商人也轉回家去，
任何供养都不配作为敬佛的献祀，
舍卫国偌大的繁华城市在羞慚里
　　　　垂下头去。

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天际，
城市的人們已不再休息，
比丘从大街上緩緩踱进
　　　　城边的树林里。

地上躺着一位貧穷的妇女，
身上裹着一件襤褸的破衣，
她走來跪在比丘蓮花足前
　　　　双手接足頂祀。

妇人躲进树林，从身上
脱掉那件唯一的破布衣，
伸出手来，毫不顾惜地
　　把它抛出林际。

比丘欢呼着高举双臂：
“祝福你，可敬的母亲，
是你在一念間圓成了
　　佛陀的心意。”

比丘欢喜地离开城市，
头頂着那件破烂布衣，
前去把它献在释伽佛
　　光輝的脚底。

1898 年 10 月

代理人

有一天，希瓦吉①
　在塞达拉堡門前
　　清晨里忽然望見——
拉姆达斯，他的师傅，
　象穷人一样可怜——
　　正一家家挨門化緣。
他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师傅竟拿着乞食的缽盂！
　　他的家境一点也不貧寒！
一切他都拥有，
　国王匍匐在他脚前，
　　他的欲望竟无法填满。

---

① 希瓦吉(1630-1680)：馬拉塔联邦的盟主，曾統治印度西海岸全部馬拉塔地带。他号召人民"为祖先的骨灰，为宗教的庙宇"起来反抗莫臥儿王朝的伊斯兰教統治，力图恢复祖国的独立。他是虔誠的印度教徒，但他对于一般的伊斯兰教徒并不歧視。

好象日夜把水倒在破碗里
　要消灭他的干渴
　　全都是白費气力。
希瓦吉說:"倒要看看
　究竟給多少东西才能
　　裝滿他行乞的鉢盂。"
于是他拿起笔
　不知写了些什么,
　　吩咐大臣巴拉吉:
"如果敬爱的师傅
　来到堡前行乞,
　　把这封信献在他的脚底。"

师傅走着,唱着歌,
　在他的面前掠过了
　　多少行人、多少車馬。
"啊! 商羯罗[1],啊! 湿婆,
　你賜給每人一个家,
　　却只許我走遍天涯。
安那普尔那女神[2]
　担負了哺育宇宙的重任,
　　使一切众生皆大欢喜;

[1] 商羯罗: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另一称号。

[2] 安那普尔那女神:湿婆的妻子难近母的另一称号。

喂！毘卡利[1]！你永恒的乞士！

却把我从女神身边

搶来做了你的奴隶。”

唱完了歌曲，

洗过了午浴，

师傅才在宫門外出現——

巴拉吉一旁侍立

恭敬地向他行礼，

把书信放在他的脚前。

师傅满心好奇地

从地上把它撿起，

仔細地讀着那封书简——

希瓦吉，他的徒弟

在他蓮花般的脚底

献上了自己的国土和王冠。

第二天，拉姆达斯

来到国王面前，

說：“孩子，告訴我，

如果你把国土献給我，

噢，你聰明能干的人啊，

那么如今你将如何？”

---

[1] 毘卡利：即湿婆。

希瓦吉頂禮师傅說：

“把自己的生命献給你

愉快地做你的奴隶。”

师傅說：“好吧，

背上这只口袋

和我一同求乞。”

希瓦吉陪着师傅

手捧着乞食的钵盂

沿門挨戶乞求供养。

孩子們看見国王

惊惧地跑回家去

叫出了他們的爹娘。

无限財富的所有者，

他发愿做个乞丐，

眞是石头在水面上飄飖。

人們羞怯地給了布施，

手簌簌地发抖，

心想，这是大人物在开玩笑。

碉楼上午炮响，

停止了生活的熙攘，

人們全都午睡休息。

拉姆达斯虔敬地

高唱着頌神曲，

欢乐閃爍在泪水里——
"嗨！你三界[1]的主宰，
你的心意我不明白，
一切归你所有毫无不足，
你却在人們內心深处
伸出求乞的手，我的主，
乞求那一切財富中的財富。"

天色已晚，师徒們
在城尽头堤岸边
河水里洗过晚浴。
煮熟了討来的粥糜
师傅愉快地吃着，
也分了一些給徒弟。
希瓦吉笑着說：
"你曾把国王的驕傲杀死，
使他变成乞丐街头行乞；
我永远是你的奴隶，
如今你还有什么愿望，
受尽辛苦愿使师傅滿意。"

师傅說："那么听我說，
你旣作了堅定不移的允諾，

---

① 三界：天堂、人間和地獄。

如今且换个样子将担子負起。

我这样吩咐

把献給我的国土

你且重新收回去。

現在我任命你

做乞丐的代理——

国王原是卑微的托鉢人。

你要尽国王的責任，

但要記着这是我的职务，

你作国王要象沒有国土的平民。

“孩子，拿去我的

这件赭色衣服

带着我的祝福，

苦行者的破布衣

当做神圣的国旗

插上你的国土。”

身为国王的弟子

坐在河边默默不語，

深深的思慮簇上眉头。

牧童不再吹笛，

牛羊成群归去，

太阳漸漸落在西山背后。

师傅拉姆达斯

用黄昏的曲調

編唱着歌曲——

“把我装扮成国王

留在尘世，你是誰

却想暗中逃避？

嗨，我心中的国王啊，

我只坐在踏脚櫈上，

宝座上放着你一双旧履[1]。

黄昏已經来临，

再要我等待多少时候呢，

你还不回到自己的国土去？”

1898年10月

---

[1] 旧履：据印度史詩《罗摩衍那》，十車王年老时受王妃要挾放逐了嫡长子罗摩，立庶出的儿子婆罗多为太子，心中忧伤，不久死去。婆罗多不滿母亲的所作所为，誓不継承王位，他将罗摩穿过的鞋子放在王座上，一切典礼祭祀先在鞋子前举行，表示他的統治国土只不过代理他的长兄，罗摩的鞋子是王权的标記。在这里是替神行道的意思。

婆罗門*

薩拉斯瓦蒂河边蒼茫的林蔭里
落下了黄昏的太阳；隐士的弟子
头頂着柴捆回轉安靜的淨修林；
疲倦的神牛睒动着深沉的眼睛
踱进牛栏；洗过晚澡，弟子們
环坐在师傅圣者乔答摩的足前。
茅屋的天井里祭坛上火光閃閃，
无边辽闊的天空里坐着一列列
繁星，一声不响象眨着好奇的
眼睛凝望着师傅的学生。圣者說：
“喂！孩子們，現在听我讲頌《吠陀》①。”
乔答摩的声音冲破淨修林的寥寞。
　　　　　　　　这时候，有一个

---

* 这故事取自《歌贊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hado)。

① 吠陀：印度古典經籍有四部最重要的著作，叫做四《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闥婆吠陀》。“吠陀”是“智慧书”的意思。

年青的孩子走进天井，手捧着献礼，
他奉上鮮花蔬果，虔誠地祇拜着
圣者乔答摩的蓮花似的双足說：
“师傅，我住在拘尸凱德罗，我的
名字叫苏陀伽摩，怀着学习«吠陀»的
愿望前来拜見师傅。”孩子的声音
清脆如黄雀，甜蜜象甘露。

乔答摩听了，微笑着
和藹地对他說：“可爱的，我給你祝福。
孩子，你属于什么种姓[1]？你要知道
只有婆罗門才有权利誦习圣典«吠陀»。”

孩子低声說：
“师傅，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种姓，
請允許我，回去問了媽媽，明天再
来向您說。”

孩子辞别了师傅，
在濃密的黑暗里穿过林間小路，
渡过清徹的薩拉斯瓦蒂河，独自
轉回家去。河灘上靜臥着沉睡的
村庄，庄尽头是母亲的破茅屋。

灯光閃亮在茅屋，
門外面遮婆罗伫望着儿子的归路。

---

① 种姓：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門（僧侶、知識分子）、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奴隶、劳动人民）。前三个种姓是高貴的再生种姓。

苏陀伽摩走近她的身边，遮婆罗
把他抱在怀里，吻着他的头发
喃喃地給他祝福。苏陀伽摩說：
“告訴我，媽媽，誰是我的父亲？
我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我曾拜謁
圣者乔答摩，他对我說：‘孩子！
只有婆罗門才有权利誦习«吠陀»’。
媽媽，我的种姓是什么？”

听了孩子的話，
母亲的头低下，半晌輕輕地說：
“媽媽的青春被穷困盘据着，
我曾經做过不少男人的奴隶。
你生在沒有丈夫的女人的膝下，
媽媽不知道你的种姓是什么。”

第二天，
曙光瀟洒地照耀在淨修林的树梢，
圣者乔答摩的弟子們早已起床；
容光煥发如晨曦中晶瑩的朝露，
虔誠圣洁如祈禱时流下的泪珠。
晨浴后皮肤发出紅潤的光澤，
头頂挽着濕漉漉的发髻。他們
环坐在榕树的濃蔭下，圍繞着
圣者乔答摩。百鳥輕声合唱着
欢愉之歌，蜜蜂漫长地嗡营着，
潺潺的河水輕輕地打着节拍，

伴随着它們而起的是弟子們
各种幼嫩的嗓音有腔有韵地
背誦着虔誠动人的《娑摩吠陀》①
贊歌。

　　　　　　这时候，苏陀伽摩
来到圣者身边，恭身向他摸足致敬，
默然不响睁大了一双眞誠的眼睛。
"愿你幸福，善良美丽的孩子，"
圣者乔答摩又重复昨晚的訊問：
"你属于哪个种姓？"孩子揚起头說：
"师父，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个种姓。
我問过母亲，母亲說：'苏陀伽摩，
你生在沒有丈夫的遮婆罗的膝下，
媽媽曾侍奉过不少男人——不知道
誰是你的父亲'。"

　　　　　　听了苏陀伽摩的話，
乔答摩的弟子象受惊的群蜂立刻
張慌失措——营营不休紛紛議論着。
有的訕笑，有的替他害羞，有的
罵着："无耻的非亚利安賤种！"

　　　　为孩子的坦白深深感动，
圣者乔答摩离开坐席伸出双臂

---

① 娑摩吠陀：意譯为《歌咏明論》。是司祭們在祭祀时歌咏用的贊神歌的总集。

把苏陀伽摩抱在怀里說:"孩子!
你不是一个非婆罗門,你属于
再生种姓里最高的种姓,你生于
一个从不欺騙人的婆罗門家庭。"

1893年2月

卖　头

再沒有人比得上憍薩罗国王[1]，
他贏得大千世界一致的贊揚；
他是弱者的庇护人，
是穷苦百姓的爹娘。
忿怒燃燒在迦尸国王[2]的心里
　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
“迦尸的人民——我的百姓
　竟把他看得比我还重？
卑微的彈丸小邦的君主
　竟比我更能普施广济？
什么信仰、喜舍、慈悲全是假的，
　这只是他对我的挑战与妬嫉！”
迦尸王傳令：“将軍！拔出劍来，
　集合全部人馬出征！

① 憍薩罗：古印度国名，在中印度境，波斯匿王之領地，即今俄得地方。
② 迦尸：古印度国名，在中印度境，憍薩罗之北邻，即今貝拿勒斯地方。

憍薩罗王显然过分狂妄，

　竟想胜过我迦尸王的威望！”

迦尸王披上战袍走上战場——

　战場上被击败的是憍薩罗王。

憍薩罗王羞慚地离开了国境

　逃亡在遙远的森林里隐居起来。

迦尸国王坐上宝座

　微笑着对他的臣僚說：

“誰有权力就能够保住黄金錢財，

　也只有他的施舍才是无限慷慨！”

人們哭着說：“强暴的罗睺[1]

　竟連明月也一口吞噬？

漠視品德的幸运女神拉克什米啊，

　也只会趋炎附势！”

四面八方揚起一片哭声——

　“我們失去了父亲！

我們憎恨那

　与全世界的朋友为敌的人！”

迦尸王听了十分震怒：

　“为什么京城里充满了愁云惨雾？

有我在这里，为了誰

---

① 罗睺：星名，相傳为蝕日月之星。又：神名，为阿修罗之一种，能举手障碍日月，使諸天苦惱。

人們这样哭哭啼啼？

是我神武赫赫征服了敌国，

如今倒好象是我败在敌人手里！

法典上原有明文規定：

‘斬草除根，决不可放松敌人。’

曼特里[1]！快傳旨在京城

并向全国宣布——

生擒憍薩罗王的人

国王将賜給他百两黃金。”

于是使者沿門挨戶傳布国王命令

日日夜夜不敢稍停，

人們气憤地捂着耳朵

战栗地閉上眼睛。

失国的憍薩罗王在森林里徜徉

穿着又脏又破的粗布衣裳，

有一天，一个迷途的过客来到他面前

含着眼泪求他指示方向：

“隐士啊，这座森林有沒有边际？

走哪条路才能到憍薩罗去？”

憍薩罗王听了說：“那是一个不幸的国度，

是什么緣故驅使你到那个地方？”

过客說：“我是一个商旅，

---

[1] 曼特里：即大臣。

貨船被风浪打沉在海底，
现在我只是苟延殘喘
伸出手来沿門行乞。
憍薩罗王是仁慈的海洋，
他的声名揚溢四方，
无依无靠的人从他那里得到庇护，
貧苦人在他的宫里得到怜惜。”
憍薩罗王的臉上掠过一絲微笑
泪水閃爍在眼睛里，
沉思了半晌，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将指引你一条去路，
通向你所渴望的目的地
你来自远方受难的客人啊，
在那里将满足你的心意。”

迦尸王正在上朝，
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隱士，
迦尸王含笑問道：
“隱士，你到我这里为了什么事？”
“我是憍薩罗王，居住在森林里，”
林中的隱士从容地說：
“請把百两黃金交給我的同伴吧，
算是生擒我的賞格。”
大臣們个个吃惊，

宝殿上一片寂静，
连那手执甲仗的侍卫
也已眼光晶瑩。
迦尸王沉默了片刻
突然大笑着說：
“哦！你想用死亡来战胜我，
这眞是个高明的計策！
我要使你的希望成空，
教今天的战場上，胜利属于我，
我将归还你的疆土，
我的心也将向你归服。”
衣衫褴褛的憍薩罗王
被扶上宝座，
迦尸王給他戴上王冠，
百姓們大声欢呼着。

1898年10月

供养女*

頻婆娑罗王[1]
跪在佛陀座下
求得一片趾甲,
把它供养在御苑深处,
珍重地在上面建起一座
庄严无比的大理石宝塔。

黃昏时,皇后和公主們
换上素洁的衣衫
捧着礼佛的金盘,
在塔下献上鲜花,
亲手点亮金盘里
一行行黃金灯盞。

---

* 这故事見《撰集百緣經》。

① 頻婆娑罗:意云"影胜" 佛在世时,他是摩竭陀国王,崇信佛法,后被其子阿闍世王幽囚于七重室內。

阿闍世王坐上
父亲的七宝座，
他用汪洋的鮮血
冲洗尽父王的佞佛，
把釋伽牟尼的經典
献給了阿那罗[1]的烈火。

阿闍世王召集全体
宮庭妇女，对她們說：
"除了敬拜«吠陀»、婆罗門和国王，
宇宙間再不許你們有第二种信仰。
这命令必須牢記在心——
如不遵从，定有灾殃。"

在一个秋天的向晚——
淨水沐浴后的
宮女师利摩蒂
照例捧着祀佛的金盘，
悄悄地来到太后座前，
默默俯視着她的脚尖。

太后恐惧地抖顫着申斥說：
"国王宣布的禁令

---

① 阿那罗：印度教火神。

莫非你竟敢違抗——
祇拜佛塔的人
不是死在矛尖，
就是流放远方。”

她悄悄地走进
皇后阿弥达的妆閣——
皇后刚梳起
拖地的长发，
正对着宝鏡，专心地
在发縫里点染着朱砂一抹。

看見了师利摩蒂
皇后气得手指发抖
竟抹弯了发縫里的朱砂。
“蠢东西，胆量这么大！
竟敢带来敬佛的鲜花！
被人看見岂不可怕！”

公主苏格罗
独自坐在窗前，
趁着落日的光芒
正在默誦故事詩篇，
忽然听見門外脚鐲声响
連忙从书本上移开視綫。

她把迷人的詩篇拋在地上
慌忙跑到师利摩蒂跟前，
担心地在她耳边悄悄說道：
“国王的命令如今誰不知曉？
你这样不顧一切
只怕死罪难逃。”

师利摩蒂在宫里
走遍千門万戶。
“姊妹們，时候到了，
我們要尽到敬佛的礼数。”
有人害怕，
有人咒詛。

白日最后的光芒
已从城樓上褪尽。
市声变得微弱，
路上断絕行人，
国王古老的神祠里
傳出了一声声晚禱鐘音。

秋夜透明的薄暗里
有无数小星閃爍。
宫門外响起了号角，

囚徒們唱起了晚歌。
“大臣的会議已結束”——
执甲的侍卫齐声高呼着。

就在这一霎那間
后宫卫士們看見:
国王幽靜的花园里,
宝塔阴暗的石阶前,
驟然亮起一行行明灯,
好象光閃閃的黃金花鬘。

卫士們拔出劍来
飞奔着赶上前去。
“嗨! 你是哪一个?
竟敢冒死供养佛陀!”
傳来了甜蜜的声音:
“我是师利摩蒂——
佛陀的奴隶!”

那天白石的塔阶上
写下了鲜血的記录。
那天凉秋初夜里
寂寥的御苑深处
窣堵波[1]下熄灭了
最后的供养灯烛。

1900年9月

---

[1] 窣堵波:塔。

密　約*

曾經有一天，尊者鄔波笈多[1]
酣睡在秣菟罗[2]幽僻的城根，
那时候，街灯已在风中熄灭，
城里的人家也都关紧了大門，
天空中有深夜的几顆小星
在雨季的濃云里閃爍。

是誰的脚鐲丁当的纖足
突然輕輕地踏在他的身上？
尊者吃惊地翻身坐起，
朦朧的睡意立刻飞去——
刺痛他美丽的眼睛的

---

* 这故事見《菩薩譬喻鬘論》(Bodhisattvāvadana-māla)。这是一部記菩薩在过去时代所修种种苦行的佛教故事书。

① 鄔波笈多：人名，佛涅槃后一百年生，阿育王的师傅。

② 秣菟罗：意云"孔雀"或"蜜"。地名，在中印度，城东五六里有山寺，为鄔波笈多所造。

是亮閃閃一片灯光。

这城里的舞女，春情蕩漾
深夜里急切地去欢会情郎，
她身上穿着一件天青色的衣裳，
鑲嵌着珠玉的环珮叮咚作响。
一脚踏在尊者身上，瓦薩婆达多
停止了匆匆的脚步，无限惊慌。

手执着紗灯仔細端詳
尊者是多么年輕漂亮——
紅潤的嘴唇上飄浮着温柔的微笑，
明亮的大眼里流露着慈祥的光芒，
丰滿白皙的額头上閃耀着
月光似的一片宁静与安詳。

眼睛里滿含着羞澀
女人温柔动情地說：
"少年人，我請求你原諒。
为什么不可以到我家去？
这冷冰鉄硬的濕地
不应該是你的睡床。"

鄔波笈多尊者温柔地回答說：
"哦！美貌多情的姑娘！

如今还不到我和你密約的时期，
你且去你要去的地方，
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我会亲自走进你的閨房。”

驟然間暴风雨在閃电里
張开了猙獰可怕的巨口，
瓦薩婆达多在恐怖中瑟瑟发抖；
毁灭宇宙的狂风在空中呼嘯，
天上隆隆的雷霆大声地
发出一陣嘲弄人的狂笑。

距那次相見，
还不到一年。
又是一个四月的黃昏，
春风变得更为关情迷人，
路边树枝上綴滿了花蕾，
御苑里盛开着茉莉与素馨。

远方吹来的輕风
送来婉轉醉人的短笛声，
傾城的男男女女
都到秣菟罗林中去欢渡迎春，
只有天上一輪微笑的明月
凝視着寂靜无声的空城。

月光下行人稀少，
尊者独自漫步在林間小道。
头頂上綠叶丛中
杜鵑在一声声婉轉啼叫。
莫非今夜正是
他欢会情人的良宵？

远离了城市，
尊者向城外走去，
他突然在护城河边停步不前，
那女人是誰呢？
独自躺在芒果林的阴影里
正在鄔波笈多的脚边？

无情的鼠疫猖獗地蔓延，
瓦薩婆达多也受了傳染，
雪白的肌肤上
布滿了漆黑的瘢点，
被城里的居民
丢弃在护城河边。

尊者把昏迷了的女人
輕輕放在自己的膝头，
用清水潤湿了她干渴的双唇，

在头前为她低頌着經咒，
又亲手在她的全身
抹上了清凉的檀香油。

月夜里飘落着盛开的花朵，
枝头的杜鵑声声地悲啼着。
女人輕輕地說——
“你是誰？这样慈悲？”
尊者回答說：“瓦薩婆达多，
是鄔波笈多今夜特来和你相会。”

1900 年 9 月

报　答

"御庫里竟出了盗案！把匪徒
立刻捉来带到我面前；不然，
小心身首异处吧，守城官！"
守城官奉了国王的命令，大街
小巷挨家挨戶四出搜查賊人。
城外破庙里踡臥着瓦季勒森——
一个商人，德克西拉的居民。
为卖馬来到迦尸，遭到强盗的
洗劫，正失望地打算回故乡去。
巡邏們捉住了他，硬說是匪徒，
加上枷鎖，要把他带进监獄。

这时候，夏瑪——迦尸的美女，
正坐在窗前懶洋洋地閑望着
街上的洪流——眼前梦一般的
人群的来去。忽然她吃惊地
贼道："哎呀，这因陀罗①一样

高貴美貌的少年，是誰把他
象强盗賊似的鎖上沉重的鉄鏈？
快去，啊，亲爱的使女，
用我的名义告訴守城官——
説夏瑪請他呢，請他光临
寒舍把囚徒带到我的面前。”
夏瑪名子的魔力如同符咒，
受寵若惊的守城官听了这
邀請，快乐得毫毛发抖。
他立刻走进房門，背后是
罪犯瓦季勒森——两頰漲得
通紅，羞憤地低垂着头。
守城官笑着説道：“眞不凑巧，
在这个时候奉到您的寵召；
現在，我必須回复王命去，
美丽的姑娘，我請求你允許。”
瓦季勒森突然抬起头来説道：
“喂，女人，你耍的什么把戏！
从路中心把我牵到你家里，
嘲弄这无辜受辱的异乡人
来滿足你冷酷无情的好奇！”
“嘲弄你！”夏瑪叫道：“我情愿
献出全身珠宝换取你身上的

① 因陀罗：印度吠陀神話中众神之长。掌管雷雨。貌俊美。

鉄鏈。远方的青年啊，如今
汚辱你就等于汚辱我自己。”
这样說着，夏瑪的睫毛上閃着
泪珠的一双眼睛凝望着异乡人
似乎要把他所受的汚辱用泪水
洗去。她轉身对守城官請求說：
“拿去我的一切，釋放这囚徒吧。”
守城官說：“美人啊，你的要求
我不得不拒絕。搶劫了国庫，
不杀人怎能平息国王的忿怒？”
握紧了守城官的手夏瑪低声說：
“我只請求你对这犯人緩刑两天。”
守城官对她会心地微笑着輕輕
說道：“你的吩咐我将銘刻心田。”

第二晚的夜尽时分，獄卒輕輕
打开了牢門；夏瑪手执着紗灯
走进监牢，黎明将被处决的
瓦季勒森正在低頌着神名祈禱。
女人暗示地目光一閃，獄卒
立刻前来打开了囚犯的鉄鏈。
瓦季勒森不胜惊奇地呆望着
女人蓮花似的无比美丽的脸。
他哽咽着低声說：“你是誰？
給我带来光明，正象黎明在

恶梦譫語之夜过后带来晨星。
你是誰？啊，你自由的化身，
殘酷的迦尸城中慈悲的女人！”
“慈悲的女人？”夏瑪惊叫着发出
一陣狂笑，阴森可怕的监牢里
惊起了一陣新的恐怖与紛扰。
女人一再狂笑着又繼以哭泣，
伤心的泪珠跌落如一陣驟雨。
女人嗚咽着說道：“夏瑪的心
比迦尸街心的石头更加鉄硬，
比夏瑪更无情的人再也沒有。”
女人說着紧紧握着犯人的手臂
把瓦季勒森从牢獄里带了出去。

曙光一綫，閃爍在瓦魯納河岸。
小船系在渡口，女人站在船头——
“喂，上船来，不相識的青年，
我只有一句話請你記在心头——
掙脫了一切羈絆，最亲爱的，
我和你同船在这条河上漂流。”
解开系船的繩索，小船輕輕地
滑动着，林鳥低唱着欢娛之歌。
把夏瑪抱在怀里，瓦季勒森說：
“亲爱的异乡女友，告訴我，你
花了多少財产买得我的自由？”

紧紧拥抱了他，夏瑪悄悄地說：
“别做声！現在还不到說的时候。”

小船在炙人的热风里順流漂蕩，
正午的天空中升起酷热的太阳。
洗过午浴穿着湿衣的村中妇女
头頂着汲水的銅罐正走回家去。
市集已散場，人声喧嘩已停息，
孤寂的村路默默閃耀在阳光里。
榕树濃蔭下有青石砌成的渡口，
飢渴的水手在那里停泊了小舟。
这时候，鳥雀躲在树蔭里午睡，
慵懶的蜜蜂营营着倦人的长昼。
忽然，一陣带着稻香的正午的
热风掠过，吹下了夏瑪的面紗；
瓦季勒森心跳着，声音窒息地
在她耳边說：“亲爱的，知道嗎，
就在你給我打开鉄鏈的那一刻，
又給我带上了永恒的爱的枷鎖？
你如何完成解救我的艰难工作，
亲爱的，請告訴我其中的經过。
你为我做了什么，我发誓要以
生命来报答。”夏瑪掩上了面紗，
輕輕回答說：“現在且不来談它！”

白昼的光船卷起了金色船帆，
緩緩地駛向远方日落的口岸。
靠近岸上是一片森林的河边，
晚风里，停下了夏瑪的小船。
无波的水面上閃爍着初四的
纖纖月影，树根下的幽暗里
抖顫着琴声似的蟋蟀的低鳴。
夏瑪熄灭了灯光，默默坐在
窗口，头依在青年的肩上。
她的蓬松的长发散发着异香
掩盖着青年的胸膛，滑軟如
波浪，漆黑象一面睡眠的絲网。
她低声說："我为你所做的事
眞是非常艰巨，但要告訴你，
最亲爱的，更是十分不易。
我只簡单地告訴你，你听了
千万要立刻把它从心中抹去。
是那个瘋狂地单恋着我的
少年烏蒂耶，在我的吩咐下
代替你承担了那桩盜窃案，
用他的生命作了爱情的献祀。
这是多大的罪恶，我的知己，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爱你。"

纖月西墜，森林背負着千百鳥雀的

睡眠沉沉矗立。那环抱着女人的
腰肢的爱人的双臂，慢慢地松緩，
分离的殘酷悄悄地沉落在两人中間。
瓦季勒森沉默着如一尊冰冷的石象，
夏瑪象折断了的藤蔓一样倒在地上。

忽然，女人抱紧了青年的膝头，
跪在他的脚边，哭着低声哀求：
“这罪恶的严厉懲罰，且让它留在
上帝的手里吧，我为你才做了
这样的事！爱人啊，原諒我吧！”
移开他的脚，瓦季勒森大喝道：
“用你罪恶的代价买取我的生命，
这生命眞是多么应該被咒詛！
无耻的女人！可耻生命的債主！
你給我每一呼吸都带来了耻辱。”
他跳下船，登上岸，走进森林里。
黑暗里，枯叶在他脚下沙沙作响，
腐草散发出扑鼻的霉烂气息，
老树向四方伸展着无数槎枒的
树枝，形成的黑影万怪千奇。
他行行重行行，直到路已不通——
整个森林伸出纏滿乱藤的手臂，
暗中默默地阻拦着他再向前走去。

他疲倦地坐在地上休息，那象
幽灵一样站在他背后的是誰呢——
那一声不响，一步步追踪来前，
在漆黑的长途中留下血淋淋的
脚迹的？瓦季勒森握緊拳头
嚷道："你还不放过我去？"女人
閃电般飞来，扑倒他的怀里，
她的蓬松的头发，馨香的衣裙，
急喘的呼吸，雨一般的密吻
象洪水一样淹沒了他的身体。
夏瑪哭着說："我不离开你，不，
我不离开你。为你我犯了罪，
懲罰我吧，我的主人，假使你
愿意，杀死我，用你自己的手
来結束我的罪恶。"突然，黑夜
在透不进星辰的森林里发抖，
地下弯曲的树根也恐惧地战栗。
窒息中挤出了一声絕望的叹息，
之后，有誰跌倒在地上枯叶里。

瓦季勒森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时候，
第一道晨光正射在远方湿婆庙頂。
整个早晨，他象瘋子一样茫然地
在河边寂寥的沙滩上徘徊不停。
正午燃燒着的阳光，火鞭一样

抽打着他的全身，他口渴难忍，
却不知道喝一口眼前滚滚的河水。
他不理睬汲水村女怜惘的招呼——
"請到我家休息吧，你远方的客人。"
晚上，他疲倦不堪地奔回小船
象飞蛾怀着热切的希望扑向灯火。
啊！小床上，横着一只玲瓏的脚鐲！
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紧貼在胸口，
那鐲上金鈴的細响也一次又一次
象箭一样刺进他的心窝。船角里
放着一件藍色紗丽，他扑在上面
把臉埋在縐褶里——那絲的柔軟，
不可見的香气，不自主地使他
勾起那可爱、动人的身裁的回忆。
晶瑩的初五的纖月，慢慢躲在
七叶树的后面，瓦季勒森伸手
向森林呼喚："回来吧，亲爱的！"
森林的濃密的黑暗里有人影
出現，幽灵似地独立在沙滩。
"来，亲爱的！""我已經回来了，"
夏瑪扑在他的脚前說："原諒我，
最亲爱的，你那慈悲的手不曾
将我杀死，想是我命不該絕。"
瓦季勒森望着她的臉，伸出
双手把她抱在怀里，突然一陣

战栗，又用力把她推得远远地。
他惊叫着："哦，为什么，哦，
为什么你又回来？"閉上眼睛，
把臉掉开，輕輕說："走开吧！
不要跟着我。"女人沉默了片刻，
于是跪在地上向青年摸足行禮，
然后向岸边走去——象梦一般地
漸漸消失在森林中的黑夜里。

1900 年 9 月

輕微的損害

腊月里，寒风吹起
　瓦鲁納河清徹的漣漪。
远离城市的乡村里，寂静的
芭蕉林中，石砌的堤岸上
走来了迦尸的皇后格鲁那，
　一百名宮女拥簇着正去沐浴。

在国王的禁令中，清晨的
　河堤上不見人影；
住在附近几座茅屋里的
　人們早已回避，河边
一片岑寂，只有树林中
　鳴囀着鳥雀的輕啼声。

瓦鲁納河水翻滚在
　輕輕喧嘯着的北风里，
水面上閃耀着金色的阳光，

欢乐地跳跃着的层层波浪，
象狂舞着的舞女飘蕩着
　缀满耀眼珠宝的裙裾。

女郎声音的甜蜜
　羞赧了浪花的私語；
蓮藕似的美丽的手臂
攪起了河水纏綿的情意；
青天不安地俯視着水中
　縱情欢笑的一百个宮女。

洗完了澡，女郎們
　登上了堤岸——
皇后說："哦，眞冷！
我的全身都在发抖，
生起火来吧，朋友，
　让烈火驅除严寒。"

女郎們走进树林
　搜集柴草准备燃火，
她們欢乐地拉着
树枝爭爭夺夺；
忽然皇后召喚着大家
　惊喜地含笑說：

“你們来呀！看那边
　是誰的茅屋就在眼前？
你們把它点起火，
让我暖和一下手和脚。”
皇后兴奋地說着笑了，
　笑得和蜂蜜一样甜。

宫女馬乐蒂温柔地說：
　“皇后！这是无益的戏謔。
为什么要放火把它燒毁，
修造这茅屋的知道是誰？
可能是穷人，或者异乡作客，
　也許是修道的隐居者。”

皇后說：“抛过一边去
　这廉价的慈悲心肠！”
难以制止的好奇心，
瘋子一样的狂妄，
把茅屋点起火的是这些
　殘忍的年青女郎。

濃烟旋卷着旋卷着
　噴吐四散。
只一霎那間，濃烟里
迸出了閃亮的火花，

烈焰伸出千百貪饞的
　舌头遮住了青天。

象一群憤怒的火蛇
　逃出撕裂的地獄，
头頸舞动着伸向天空
发出嘶嘶的咆哮声，
毁灭在女人耳边瘋狂地
　吹奏着燃燒曲。

晨鳥惊惧地停止了
　欢快之歌。
陣陣烏鴉呱呱地啼叫着，
北风加劲地吹着——
茅屋接連着茅屋延燒起
　熊熊的大火。

毁灭的饞舌舔淨了
　河边的小村庄。
冷淸淸的路上，腊月的淸晨里，
带着欢乐的疲倦，伴着百名宮女，
皇后归来了，靑蓮花拿在手里，
　深紅的紗丽穿在身上。

法庭里审判的宝座上

端坐着大地之主。
无家可归的人一队队走来，
恐惧地在他的脚前匍匐，
抖战着結結巴巴地
訴說他們的痛苦。

国王把头低下——
羞憤漲紅了面頰。
他离开法庭，来到后宮，
質問皇后說：“这算干甚么！
燒毁穷苦百姓的房屋，
說吧！是依据誰的律法？”

皇后冷笑着說道：
“难道那也配叫做房屋！
燒掉了几間破草房
对他們会有多少損伤？
皇后一霎的欢乐不知要
消耗多少黃金財富。”

国王大声說——心中
塞滿了憤怒之火——
“只要你还是国王的妻子，
燒毁茅屋对穷人是多大的損失
我知道你对这毫无所知；不过，

　我会使你明白你的罪恶。”

国王吩咐侍女脱去她
　华丽的衣裳；
无情地剥下了那件
深紅色耀眼的紗丽；
拿来了女丐的破衣
　披在皇后身上。

国王把她拉在路边說：
　去做討飯的乞丐；
直到有一天你能把那
在你片刻的狂欢里
毁掉的几間破茅屋
　重新修建起来。

“我給你一年的期限，
　期滿你再回来，
恭敬地站在法庭里，
当众宣佈，那破旧的
茅屋的毁坏对穷人
　究竟是多大的損害。”

1900年10月

价格的添增*

腊月的夜晚分外寒凉，
一片殘荷的枯梗敗叶
在无情的严霜里搖蕩；
卖花人善奴的池塘里
却有白蓮一朵
盛开在水中央。

卖花人采下白蓮，
來在宮門外，
想求見国王，
把它善价出卖。

这时候，有一个長者，
看見蓮花，心生喜悅。
他說："你要多少錢？

* 見《撰集百緣經》第一"王家守池人花散佛緣"。但內容大有出入。

我要买你这晚开的白蓮。
今天，佛陀在城里說法，
我要把花献在他的座下。”
善奴說：“一两黃金，
我情愿卖掉它。”

长者正要付錢，忽然
眼前一派气象庄严——
侍从們捧着檀香花鬘，
波斯匿王[1] 高頌着梵贊，
为参拜佛陀，他突然
淸晨在宮門外出現。

这晚开的一朵白蓮，
吸引了波斯匿王的視綫。
他問道：“你要多少錢？
我要把它献在佛陀脚前。”

卖花人回答說：
“啊！ 国王陛下！
給了一两金子的代价，
这位长者已經买下它。”

---

① 波斯匿王：波斯匿意云“胜軍”。佛在世时，舍卫国君主，傳說他与佛同日生。

"十两黃金我买它"——
吩咐着国王陛下。
長者說:"二十两
黃金卖給我吧!"
他們誰也不肯让步,
同声喚着:"我要买它!"
白蓮花的价格
于是逐漸增加。

卖花人善奴暗自思想:
为了誰他們这般爭吵?
我若把花卖給那个人,
岂不是更要得利不少?

于是善奴合掌懇求:
"請陛下、長者原諒,
这朵花我不想卖了。"
卖花人向林中奔跑——
那里佛天常住,
園中光明普照。

佛陀端坐在蓮座上,
显示明靜愉悅妙相。
他目光宁靜似淸泉,
慈悲的微笑閃在唇边。

卖花人凝望着
佛的妙相庄严，
目不轉睛默默无言。
忽然他五体投地
把那朵晚开的白蓮
献在佛蓮花似的脚边。

佛微笑着慈祥地問詢：
“善男子！說出你的心愿。”
善奴惊慌地回答說：“世尊！
我只要你脚上的灰尘一点。”

1900年10月

比丘尼*

当时，大灾荒的
室罗伐悉底①城里，
到处是一片灾民
嗷嗷待哺的悲啼。
佛向自己的門徒
一一地低声問詢：
“你們誰愿意負起
救济灾民的責任？”

珠宝商人悉多
合掌頂礼佛陀，
他沉思了半晌
最后才低声說：

---

* 故事取自《如意树譬喻鬘論》(Kalpadrumāvadāna-māla)，这是一部用韵文写成的佛教譬喻故事，內容一部分是从《撰集百緣經》改作，一部分从别的书中取材而成。

① 室罗伐悉底：即舍卫城。古中印度境憍薩罗国之都城。

"全城在飢寒里，
主啊！我哪有
救济它的能力？"

武士胜軍接着說：
"为执行你的命令
我愿意赴湯蹈火，
甚至于剖开胸膛
献出鮮紅的热血。
但是，我的家里
竟沒有粮食一顆。"

法护是个大地主，
他对佛叹气訴苦：
"赶上了这种荒年，
我的黃金的田园
都变作荒蕪一片。
我已是这样穷苦，
交不上皇家稅賦。"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佛的弟子們默默不語。
釋伽佛殿里一片寂靜，
面向着那受难的灾城
佛大睁着黃昏星似的

一双明亮慈悲的眼睛。

給孤独長者的女儿
低垂着头羞紅了臉，
眼含着痛苦的泪水
匍匐在釋伽的足前，
謙恭而坚决地低声
訴說着自己的心愿——

“无能的善愛比丘尼
愿满足世尊的心意。
哭喊着的那些灾黎
他們全是我的儿女，
从今天起，我負責
救济灾民供应粮米。”

这話使大家全都惊异——
“你比丘的女儿比丘尼
多么狂妄，不自量力！
竟把这样艰巨的事业
攬在肩头想出人头地。
如今你的粮食在哪里？”

她向大家合掌致敬說：
“我只有个乞食的鉢盂。

我是一个卑微的女人
比誰都无能的比丘尼，
因此完成世尊的使命
全靠你們慈悲的賜予。

“我的丰滿的谷仓設置
在你們每个人的家里，
你們的慷慨会装滿我
这个取之不尽的缽盂，
沿門募化得来的粮食
将养活这飢餓的大地。”

1900 年 10 月

不忠实的丈夫*

圣者克比尔① 虔誠的声誉傳遍了全国各地，
他的茅屋里聚集着来自四方的善男信女。
有人說："世間眞有神在嗎？ 請你作見証。"
有人說："請为我誦經，驅逐我的疾病。"
有人說："請显示你天神般的法力。"

---

* 故事取自《敬信鬘》(Bhakta-māla)。

① 克比尔：印度宗教改革家。約于1440年生于貝拿勒斯。父亲是伊斯兰敎徒，他却在幼年即皈依印度教大师罗摩南达（十五世紀初印度教改革家）为弟子，他反对虛伪的宗教仪式，反对职业的僧侶，他認为念珠不过是木头做成的，神象只不过是冷冰的石块，罗摩与克里希納不过是死去了的人，《吠陀》与《古兰經》只不过空話；剃头匠，洗衣妇，木匠比僧侶更容易接近上帝。他追求眞理，追求爱。眞理只有一个，因此"上帝是唯一的，不管你把它当做罗摩和安拉敬拜都可以"。他的教义遭到頑固婆罗門的反对，約在1495年当他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被逐出貝拿勒斯，一直在北印度各地流浪，1518年在瑪加尔逝世。他并不是一个出家人，他有家庭，以織布为业。也沒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对于神和爱的追求，却留下了不少淳朴动人的宗教詩篇。他的贊歌在北印度家喻戶曉，他的信徒直到現在也还不在少数。泰戈尔曾把他的詩譯成英文，在他的詩集《吉檀迦利》中也还能看到克比尔对他的影响。

不孕的女人哭着說："請使我生育。"

克比尔含着泪合掌乞求大神訶利[①]：
"你使我降生在卑賤的穆斯林家里——
我以为沒有誰会到我的身边来，
只有你慈悲地背着人与我同在。
你耍的什么把戏啊！捉弄人的訶利！
引世人到我家里，莫非你想离我远去？"

城里所有的婆罗門气憤地互相商量：
"眞荒唐，人們竟崇拜异教徒的織布匠！
这眞是充滿罪惡的世界末日已来临，
不挽回狂瀾，那是婆罗門放弃責任！"
于是，婆罗門和一个妓女定下鬼計，
秘密地給了她指示，金币遞在她手里。

有一次，圣者克比尔卖布来到市集，
突然人丛里有女人拉住他哭哭啼啼。
"喂，你狡猾的騙子，太沒有良心，
为什么这样暗地里欺騙善良的女人？
抛弃无罪的我，假冒伪善装作僧侣！
少吃无穿，我容顏憔悴，肤色如漆。"

① 訶利：即印度教保护神毘湿奴。他有一千个称号，訶利是其中的一个。

近旁的一群婆罗門假装着盛怒难忍:
"好个沾污宗教欺世盗名的出家人!
你安受供养,却撒沙土在誠实人的眼里,
使这柔弱可怜的女人飢寒交迫沿門行乞。"
克比尔說:"我是有罪的,到我家去吧,
我有粮食,女人,为什么叫你挨餓呢?"

克比尔恭敬地把坏女人带回自己家里,
温和地对她說:"是訶利大神派你来的。"
这时候,女人羞惧、悔恨地低声哭泣:
"貪心使我犯罪,我将在你的咒詛中死去。"
克比尔說:"尊敬的母亲,别怕我因此而怨恨,
你給我带来的誹謗,是我头上最好的裝飾品。"

喚起了女人的覺悟,赶去了她心中的邪念,
克比尔教給她以甜蜜的声音低頌着梵贊。
消息傳遍四方——伪善的克比尔,虛假的虔誠;
克比尔听了說:"是的,誰都比我值得尊敬。
如果能登彼岸,身后的荣誉又何足留恋?
神啊,如果你在上面,我甘愿比誰都低賤。"

国王听到了圣者的贊歌,派来了使者。
克比尔拒絕前往,搖着头对使者說:
"我远离一切可敬的人,在屈辱中隐遁,
象我这样的廢人,不配做宮廷里的裝飾品。"

使者說："圣者不肯前去，我們将遭不幸，
你的声誉，引起了国王渴望見你的心情。"

宝殿上坐着国王，两旁站满一列侍从；
女人紧跟在背后，圣者克比尔走进宫庭——
有人窃笑，有人皺眉，有人厌恶地低下头。
国王心想：多么无耻，竟有女人跟在身后！
他目光一閃，侍卫們把出家人赶出宫殿，
克比尔恭敬地带着女人回轉自己的家园。

途中尽情欢笑着的是那些婆罗門，
他們用难堪的話嘲笑咒駡着出家人。
这时候，女人哭泣着在圣者脚前拜倒：
"为什么你要把我拯救出罪恶的泥沼？
为什么甘受誹謗，留罪人在你門内不放？"
克比尔說："母亲，只因你是訶利的恩賞。"

1900 年 9 月

丈夫的重获*

有一天杜尔西达斯[1]在恆河岸边

荒凉的火葬場里，

黄昏时候，独自徘徊着沉醉于

自己編制的歌曲。

他忽然抬头看見，在亡人的脚底

端坐着一位薩蒂[2]；

决心要和她的丈夫在同一把

烈火中死去。

---

* 故事取自《敬信纂》。

① 杜尔西达斯：印度宗教改革家，也是印度近代大詩人之一。他是印度教中信仰罗摩一派的第七代祖师，他相信人不能自救，需賴罗摩的降生然后因他而得救度。他并且把基督教中神具大慈、降世救人的理論介紹到印度教里面来。这新起的教派在北印度很盛行。他是梵文学者，作品很多，但在人民中广泛流傳的，只是他的以北印度口語所写的白話長詩《罗摩功行之湖》，这部詩的故事就是史詩《罗摩衍那》的故事，但并不是《罗摩衍那》的翻譯，而有很多独創的文句。語言自然、音乐性很强。

他于1532年生于德里附近，是一个婆罗門，但与民众很接近。曾娶妻生子。1623年卒。

② 薩蒂：丈夫死后，和丈夫一同焚身的节妇。

女伴們不断地以鼓舞的欢呼贊叹
　　她征服死亡的胜利,
婆罗門祭司圍繞在四周朗誦着歌頌
　　她的至善品行的詩句。

忽然女人看見,杜尔西来在面前,
　　她慌忙行礼
恭敬地說道:"主啊,愿你的金口
　　給我指迷。"
杜尔西問道:"母亲,到那里去呢,
　　这样地气象庄严?"
女人說:"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
　　这是我的心愿。"
"为什么捨弃尘世,要到天堂去?"
　　杜尔西笑着說:
"喂,母亲,难道天堂属于神,
　　尘世竟不是他的?"

不了解他的話,女人呆望着
　　无限迷惘惊詫——
她合掌請求:"如果能得到丈夫,
　　天堂就随它去吧!"
杜尔西笑着說:"請回轉家去,
　　我这样吩咐你,
从今天起一个月后你将获得

心爱的夫婿。”
女人满怀希望离开了火葬場
走回家去，
杜尔西不眠地沉思在恆河岸边
寂静的深夜里。

女人虔誠地独自等待在
冷清的空房里，
杜尔西每天前来傳授她
潛修的經句。
一个月的期限已满，邻居們
来到她門前，
問道：“获得了丈夫？”女人說：
“唔，那是当然。”
邻居們慌忙又問：快告訴我們，
他在哪間屋里居住？
女人微笑着說：“我的丈夫居住
在我内心深处。”

1900年9月

点金石*

瓦林达般的耶摩那河边

　萨那坦① 正在虔诚地默诵梵赞，

一个婆罗門穿着褴褛的衣衫

　蹒跚地走来跪倒在他的脚前。

萨那坦問道："你来自何处？

　婆罗門，你叫什么名子？"

婆罗門回答說："真不知道从何說起，

　为参拜你，我来自遥远的小城市；

我是摩那伽尔鎮的吉般，

　小鎮所属的县名叫巴尔特曼；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人

　象我这样的不幸和可怜——

我有几亩薄田，收入却不能糊口，

---

* 故事取自《敬信鬘》。

① 萨那坦（1484—1558）：胡森·沙哈朝廷的大臣，后归依孟加拉佩入宗（信奉克里希納〔黑天〕的宗派）宗师柴丹耶（Chaitanya），弃官在瓦林达般苦修。为当时有名的梵文学者及詩人。

貧困使我在人前不敢抬头。
从前我曾以布施和供献牺牲著名，
如今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为了使貧困变为富庶
我曾向湿婆大神乞求賜福；
一天黎明前在梦里我听到
湿婆吩咐："我将满足你的禱祝——
去到耶摩那河岸，
頂礼苦行者薩那坦的双足，
尊敬他如你的父亲，
在他的手里有你致富的道路。"
薩那坦听了他的話心中忧急——
"出家人能有什么呢？
昔日的一切我早已全部捐弃——
只剩下个乞食的鉢盂。"
忽然一件事爬上他的記忆，
苦行者說："噢，是的，
有一天我曾在这河岸上
拾到一块点金石。
我把它埋在那边沙滩里——
想到将来用它作布施；
喂，婆罗門，把它拿去，
你的不幸会立刻消失。"
婆罗門連忙跑去扒开沙土
找到了那块点金石，

他在两只避邪鐲上試一試，

　立刻鉄鐲变成黃灿灿的金子。

婆罗門惊詫地坐在沙灘上——

　困惑地独自沉思默想，

耶摩那河里的滚滚波浪

　大有深意地在他耳边歌唱。

河对岸展开一幅朱紅的图画——

　西方正落下黃昏里疲倦的太阳，

婆罗門突然跪倒，眼泪汪汪地

　額头紧压在薩那坦的脚上：

“师父啊，恳求你——傳授我

　睥睨珍宝，輕視黃金的秘密！”

婆罗門一边說着一边把

　点金石扔在耶摩那河水里。

1900 年 9 月

被俘的英雄

五河[1] 环繞着的英雄之国
辮子盘在头上的錫克[2]
响应古鲁[3] 的号召站起来了——
不屈不撓，勇敢、坚强。
"古鲁琪[4] 万岁"的欢呼
在旁遮普四方回蕩；
新覺醒的錫克
不轉瞬地凝望着

---

① 五河：印度旁遮普省有苏特来吉、貝阿斯、季納布、拉維和哲龙五条河流过，称五河之邦。

② 錫克：錫克教是那那克祖师（1469—1538）所創立。他原是印度教徒，但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繁縟的宗教仪式和偶象崇拜，因而倡一神之說。他認为"上帝只有一个，名叫眞理"。当时他所进行的只是一种宗教改革运动，沒有确定这一宗派的名称，后来他的弟子們才定教名为錫克，意是"弟子"或"学生"，因为信仰这种宗教的人都尊那那克为祖师，自認是他的弟子的緣故。

③ 古鲁：先生、导师的意思，这里是錫克教祖师的专称。

④ 琪：先生，大人。

清晨里新升起的太阳。

"阿拉克·尼朗姜[1]"——
一声欢呼拉断了
奴隶脚下的鉄鎖、繩繮。
腰間的宝劍也彷彿
在欢乐里鏘鏘跳蕩。
旁遮普到处震响着——
"阿拉克·尼朗姜!"

終于来到了这样的一天——
千万人的心中不再被恐怖盘据,
也不再牽挂什么未償的債务[2];
生与死只是脚下的奴仆,
精神上再沒有煩恼痛苦。
在旁遮普五条河的十个岸边
終于来到了这样的一天。

德里的皇宫里
巴德沙賈达[3]的睡眠

① 阿拉克·尼朗姜:是錫克教胜利的呼号。意思是无形无影、无往不在、毫无瑕疵的神——眞理。

② 債务:印度人一般相信,人一出世便对圣者(大仙)、天神及祖先欠下債。要以修梵行、供养、祭祀、傳宗接代等义务来償还。

③ 巴德沙賈达:波斯語,伊斯兰教王子。

一再从眼中飞去——
是誰的欢呼惊天动地
撕毁了深夜的沉寂？
是誰的熊熊火炬
染紅了远处的天际？

英雄們的鮮血
洒在五河岸上——
战士們的生命象鳥儿
成群地飞回鳥窩一样
飞离了千千万万
被利刃刺穿的胸膛。
母亲——祖国的眉心里
有鮮紅的圣痣輝煌，
英雄們的鮮血
洒遍在五河岸上。

在死亡的拥抱中
莫卧儿和錫克交鋒。
战場上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
双双掐紧对方的喉嚨——
正象巨蟒恶斗着
負伤的蒼鷹。
在那天的激战里
哄响着一片杀喊声——

低吼着“古鲁琪万岁”的
是錫克族的英雄，
在血泊中高呼着“胜利”的
是瘋狂的莫臥儿士兵。

在这次战爭里
錫克的首領般达①
成了莫臥儿的俘虏，
象雄獅带上鎖枷
被綑綁着带上
通向德里的大路。
唉！般达在这次战爭里
成了莫臥儿的俘虏。

前面走着莫臥儿軍卒
揚起了路上的尘土，
枪尖上挑着被割下的
錫克英雄的头顱，
后面跟着七百个
鉄索啷当的錫克俘虏。
大街上断絕了行人，
只家家大开着窗戶。

---

① 般达：錫克教第十四祖师戈宾德·辛格的弟子。戈宾德死后，般达成为錫克教的領袖。1715年8月在古魯达斯堡被俘，因拒絕改信伊斯兰教被杀。

不怕死的錫克俘虏
高呼着:“万岁,古魯。”
錫克的英雄和
莫卧儿的軍卒,
今天,揚起了
德里大街上的尘土。

俘虏們一个个
高呼着:“万岁古魯琪”
在劊子手的刀下
从容就义。
一天一夜里,
一百个英雄的
一百个头顱落了地。

七天七夜里七百个
生命在刀下完結。
最后;审判官把
綑綁着双手的般达的
儿子拉在般达身边,
說:“杀了他! 用你
自己的手把他消灭。”

沒有說一句話,
般达慢慢地把

孩子拉在胸前。
伸出右手放在孩子
头上給他祝福，
又吻了一下孩子
紅色头巾的边沿。

匕首紧握在手中，
般达凝望着孩子的面孔。
他悄悄地在孩子的耳边說：
“高呼一声‘古魯琪万岁！’
我的好儿子，害怕的
不是錫克教的英雄！”
孩子的嫩臉上閃耀着
勇敢无畏的光輝，
口里高呼着：“古魯琪万岁！”
法庭里回蕩着孩子的呼声，
孩子凝望着般达的面孔。

般达用左臂
攬着孩子的头頸，
右手用力地把匕首
刺进孩子的胸口。
地面上倒下了
孩子的身体，
孩子口里高呼着：

“胜利，古鲁琪！”

法庭里一片死寂。
劊子手用燒紅了的
火箸扯碎了般达的身体。
英雄屹立着死去——
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旁观的人閉上了眼睛，
法庭里是一片死寂。

1900年10月

不屈服的人

那时候，奥朗則布[①]
　正蚕食着印度的錦繡河山——
有一天，馬魯瓦的国王
　佳苏般特前来朝見：
"陛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有人埋伏在阿遮勒堡壕沟里
悄悄捉住了西魯希王苏岁坦——
　他現在是我宮庭里的囚犯。
我的主人，請你吩咐，
　对于他，你希望怎样懲办？"

奥朗則布听了說：
　"眞是不可思議的消息！
費尽时光居然捉到了

① 奥朗則布（1618—1707）：莫臥儿帝国第六代皇帝，他在位的期間是莫臥儿帝国最后全盛时期。

这惊人的霹靂。
他率領着几百山国健儿
馳騁在高山丛林里，
这位拉其普特[①]英雄象沙漠中
耀眼的彩虹一向飄忽来去。
我要召見他——
派使者带他到这里！”

于是馬魯瓦国王佳苏般特
低头合掌請求說：
“禁錮在我宮庭里的
是一只刹帝利种姓的幼獅，
陛下要見他——
請先恩准我的請求吧：
对于这年青的武士
絕对不要侮辱和輕視。
我将亲自陪他前来，
如果陛下允許。”

奥朗則布微笑着回答說：

---

① 拉其普特：是居住在拉其普他拿（印度西部印度河以南地方，現在的拉其斯坦）地方的一种勇武善战的民族。原是古代侵入印度的希腊、波斯等王族和印度亚利安人的混血种。自成一系，称拉其普特（王孙公子之意）。每一个拉其普特都以战死疆場为荣，后来成为抗拒伊斯兰教徒入侵的中心势力。

"你說的是什么話，
聰明无比的英雄
　馬魯瓦的国王啊！
我的心里感到害羞，
因为这話出自英雄的口。
自尊的人誰能够
　損害他的尊严？
告訴你，不必担忧，
　尽管带他走进我的宮殿。"

西魯希王来到朝廷上，
　陪他前来的是馬魯瓦国王。
他气昂昂地抬着头，一双
　向前平視的眼睛烔烔发光。
侍从們大喝道："跪下，
　不懂礼貌的强盗！"
头靠在佳苏般特的肩上
苏罗坦安閑地答道：
"除了父母的双脚，
　我从不向任何人拜倒。"

奥朗則布的侍从
　气紅了眼瞪視着苏罗坦：
"我要教会你行礼；
　我会叫你把头低下。"

西鲁希王笑着回答:

“休做此想吧!

威胁不会使我低头,

　我向来不知道什么是惧怕。”

宫殿里挺立着英雄苏罗坦,

　手撫着腰間的长劍。

奥朗則布拉过苏罗坦

　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問道:“英雄,五印度中間

　什么地方最称你的心愿?”

苏罗坦答道:“阿遮勒堡,

世界上只有它最好!”

肃靜的朝堂上断續地

　发出了低声的嘲笑,

于是奥朗則布笑着說:

　“我許你永駐阿遮勒堡。”

1900年10月

更多的給予

帕坦[1]的士兵們綁來了
　一群被俘的錫克——
舒里特干基的地面早已
　变成了血的顏色。
那瓦布[2]說:“喂,特魯辛格,
　我要赦免你。”
特魯辛格回答說:“为什么
　你特別輕視我?”
那瓦布說:“你是大英雄,
　我不愿对你无礼,
割下你的发辮[3]走吧,
　我只有这一点要求。”
特魯辛格說:“你的慈悲
　我永远不会忘記;
你要的太少,我將多給——
　发辮再加上我的头。”

1900年10月

---

① 帕坦: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边省及旁遮普一带的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② 那瓦布:伊斯兰教徒統治印度时期的藩王。

③ 錫克教徒終身不剃发須,要求他割下发辮即是要他背叛自己的宗教。

王的审判

——拉其斯坦

婆罗門說，"我的妻子

在屋子里，

半夜贼人进去

要行无礼。

我捉住了他，現在告訴我

給贼人什么懲罰？"

"死！"

罗陀罗奥王只說了一个字。

飞奔着前来的使者說：

"贼人，就是太子；

婆罗門在夜里捉住了他，

今天早晨把他杀死。

我捕获了那人，

給婆罗門什么懲罰？"

"放了他！"

罗陀罗奥王只說了一句話。

1900年10月

戈宾德·辛格*

"朋友，你們全都回去，
　現在还不到时候。"
天将破曉，耶摩那河边，
丘岭迤邐，幽深的森林里，
錫克的宗师戈宾德吩咐着
　他的几个門徒。

走吧，拉姆达斯，走吧，萊哈里，
　薩胡，你也回去。
不要引誘我，呵，不要召喚我
　跳进那战斗的大海，
且让我留在这里
　远离人生的舞台。

---

* 戈宾德·辛格：錫克教第十世祖师，也是最后的一位祖师。他曾将錫克編成軍队組織，創立了錫克王国，終生和統治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作頑强斗爭，抵抗着他們的侵略。这首詩描写他在一次与伊斯兰教徒战爭失敗之后，躲在森林里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时的心情。

我久已背过脸去，堵上耳朵，
　躲藏在森林里。
远方，无边的人海
咆哮着掀起哀号的巨浪。
在这里，我只是独自沉入
　自己秘密的事业里。

从那喧嚣的人境里
　似乎人类的灵魂向我召唤。
死寂的暗夜里，我从梦中惊起，
大声呼喊着："我来了，我就来！"
我渴望着把自己——身、心、灵魂投入
　那伟大的人群的洪流里。

看見你們，我的灵魂激盪，
　我的心瘋狂地馳騁。
我的血液燃燒着
千百火焰蛇一般地舞动，
象在嘲笑我似的，我的宝劍
　也在劍鞘里鏘鏘作声。

那該是多么欢乐——离开这森林
　手执着胜利的号角，
冲入密集的人群，

去推翻暴君，重整江山，
去把侵略者的胸膛
　用利劍刺穿。

那野馬样不可知的命运
　我曾把它制服。
亲自套上繮繩，
鞭策它越过一切障碍，
不辞一切艰难困苦
　奔上自己的道路。

誰敢阻住我的去路？有的躲开，
　有的滚倒在尘埃，
企图抵抗的化为齏粉，
后面留下的是我的脚印。
在摧毁一切的烈火濃烟里
　青天的大眼也充滿惊惧。

我曾千百次跳过死亡的深渊，
　登上人生的海岸。
那时天际有不眨眼的星辰
在暗夜里指示着方向，
人群的洪流回旋激盪着
　在两岸怒吼呼嘯。

管它什么昏黑的静夜，
　或是炎热的白昼；
管它什么天空里四面
籠罩着烏云，雷声隐隐；
管它什么狂飙飓风
　无情地压向头頂。

“来啊，来啊，”我向大家呼喚，
　大家飞奔着聚集在我面前。
他們打开房門，
他們抛弃家园，
把欢乐、幸福、爱情的覊絆
　毫不顧惜的扯断。

象五河的水
　汇集在海洋里——
听了我的召喚，誰肯裹足不前？
信徒們的心和我打成一片，
旁遮普到处掀起了
　“万岁，万岁”胜利的呼喚。

“你要到哪里去？懦夫！”我的声音
　傳送到深山、密林、隐秘的角落。
清晨里听見了召喚——来啊，来啊！
工作的人抛掉了工作。

深夜里听見了召喚——来啊，你們来啊！
　人們連睡眠都忘却。

我走在前面，人們从四方涌来，
　阻塞了道路，挤满了渡口。
忘記了种姓和門第的不同，
輕易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尊貴的、卑賤的、婆罗門和錫克
　团結成一个。

算了吧，朋友，不要再作这样的梦吧！
　現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現在我仍須独自消磨这漫长的黑夜，
我仍須不眠地数着一分一秒的时間，
我仍須不轉瞬地凝望着东方的天际
　等待着曉日初升的黎明出現。

如今我只是在幻想的世界里馳騁，
　大森林是我的都城。
如今只是靜靜地思索，
只是一无所事地暗自修炼，
白天夜晚，只是呆坐着
　傾听自己內心的語言。

于是，我独自退居在耶摩那河边

一片崎嶇难行的丛山里。
旁遮普高原将我哺育到壮年，
我的歌声混入耶摩那河水的飞溅。
为未来的事业培养能力，
我在暗中艰苦鍛煉。

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
还有多少时日要等待迁延？
我从周圍不朽的生命里
一点一滴地吸取着养料，
几时我才能說
够了，我已經功果圓满？

几时我才能眞正宣布——
是时候了！
起来，朋友們，追随我——
你們的师傅召喚你們全体，
起来，朋友們！从我的生命里
你們将获得新的生命力。

再沒有恐惧，再沒有怀疑，
再沒有蹒跚动摇、重重顧虑。
我已經找到出路，获得眞理。
摔开了整个世界，屹然独立，
在我的面前沒有生，沒有死，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的心，仿佛听見了
来自天上的声音——
"在自我光照中站起来吧。
看哪，从那遥远的地方
被你吸引在身旁的
何止千百人？

听，那波濤的汹涌声——
心的洪流在奔馳。
坚定地站起来吧！你要
惊覺地守望着如一座灯塔，
在这夜里，你如果沉睡，
他們就会各自回家。"

你們看，遥远的天边
張起了漆黑的夜幕，
飓风带着死亡已經到来，
我在心房里点起了明灯，
在飓风里它不会熄灭，
它将永远給大家照亮前程。

走吧，薩胡，走吧，拉姆达斯，
回去吧，我劝你們回家乡。

在你們全都回去的时候，
来，欢呼一声“古鲁万岁！”
高举起双臂，欢呼“万岁，万岁，
　万岁，阿拉克·尼朗美！”

1886年5月

最后的一課

有一天，錫克教的宗师戈宾德独自
在曠野里回忆着自己一生的經历；
那曾为自己的青春写下了一幅金光
灿烂的图画的壮志雄心如今在哪里？
那神前的誓师，那坚定不移的志愿
的确也曾使婆罗多的統一一度实現，
但是，祖国啊，它現在风雨飄搖，
軟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这是誰的錯？生命竟是白白虛擲了么？
极端的困惑，疲倦的身体，痛苦的心，
戈宾德在沉思里消磨着朦朧的黄昏。
这时候，来了一个帕坦人，对他說：
“我要回乡去，把你欠我的馬錢还我。”
戈宾德說：“錫克琪，我向你敬礼，
錢等明天再还你，今天你先回去。”
帕坦怒吼着說：“錢，今天一定要还！”
一边說着一边用力拉住了他的手——

汚蔑他是强盗、騙子，要把他拉走。
戈宾德听了，閃电一般拔出了利劍，
一轉眼的工夫割下了帕坦人的头——
淋淋的鮮血在地面上横流。看見
自己所作的一切，古鲁摇摇头說：
"看来我的生命已近完結。这一柄
不斬无辜的宝劍竟違背了我的本心
輕率地让无罪的人徒然流了血。
自信已从我这只手臂上永远消失，
这罪恶，这羞耻，我发誓要洗去，
从今天起，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事。"

帕坦人有个儿子，尚在幼年。
戈宾德把他找来，带在身边，
日日夜夜撫育他，如同自己的
儿子时时不离眼前。亲自教他
背誦經典，演习兵法和斗劍。
这年老的英雄，錫克的古鲁琪，
象孩子一样还在清晨和黄昏里
陪伴着帕坦的儿子一同游戏。
信徒們看到这一切，走来对他說：
"师傅啊，这是干什么？我們害怕。
对于一只虎犢这样珍爱，莫非
想使它的天性更改？一旦他长大，
它的爪牙也会长出来，小心啊，

敬爱的师傅，人会被利爪伤害。”
戈宾德笑着說:“正是希望如此!
一只虎犢如果不让它变成猛虎，
那我又何必为他多費心思?”

孩子在戈宾德手中漸漸长大。
孩子象影子似地跟随着他，
孩子象亲生子似地孝敬他。
戈宾德爱他如同自己的生命，
戈宾德爱他如同自己的右手。
戈宾德的儿子全都在战場上
牺牲了，如今，帕坦的儿子
填塞了垂老的古魯心中的空虛。
正象古老榕树身上的腐洞里
被风从外面吹进一粒种子，
不知不覚地发芽生枝，慢慢地
綠叶青葱压盖了衰老的树枝。

有一天，孩子跪在古魯脚前說:
“蒙您亲自教导，我已学得武艺，
如果师傅允許，凭我这超人膂力
已經有資格参加国王的軍旅。”
戈宾德手撫着他的脊背——
“你还缺最后的一課沒有学习。”
第二天，向晚时分，古魯戈宾德

独自走出房門，叫来孩子对
他說："带着你的武器同我来！"

两人沉默着慢慢地向河岸边
树林中走去。裸露着石子的
河滩上，有雨季山洪划破
血紅色沙土蜿蜒流过的痕迹。
到处是一行行高大的娑罗树，
树根下密集着丛生的灌木。
及膝的河水，水晶一般清彻。
渡过河，古魯作了一个眼色——
孩子站住了。火紅的晚霞象
蝙蝠的薄翅似的拖着长长的
影子，在靜穆的天空中向西方
緩緩飞去。戈宾德向孩子說：
"馬穆德，来这里，掘开这块地。"
孩子挖开沙土，露出一块青石，
上面染有殷紅的血漬。古魯說：
"石上的紅印，是你生父的血痕。
我沒有还他的債，也不容他还手，
就在这里，我割下了他的头。
今天到了时候，喂，帕坦！
如果你是你父亲的好儿子，
拔出劍来——杀掉害死你父亲的
仇人，用他的热血来祭奠那

飢渴的亡魂。”如同猛虎似的
一声吼叫，两眼通紅的帕坦
跳起来扑在戈宾德的身上——
古鲁只呆立着如同木偶一样。
帕坦扔掉武器，在他脚边跪下：
“师傅啊！请不要和魔鬼开这样
可怕的玩笑吧！父亲的流血，
在道义上我应該把它忘記；
在悠长的岁月里，我認您是
父亲、师傅、朋友三位一体。
让这种深厚的感情展开在
我心中，压下那仇恨的念头吧！
师傅，我向您致敬。”說完这話，
帕坦飞快地跑出树林，沒有
回头望一眼，沒有停一下脚步。
戈宾德的眼睛里滚下了泪珠。

帕坦自从那天由森林中归来，
总是远远地把戈宾德躲开。
清晨，寂静的卧室里他不再
前来喚醒师傅；夜晚他不再
手持武器守卫在师傅的房門外；
他不再一个人陪着师傅到对岸
去打猎；沒有人在旁边的时候，
就是师傅叫他，他也不肯前来。

是那么一天，戈宾德和帕坦
下棋消遣，誰也不曾注意天色
已晚——屢次的失敗已經激怒了
帕坦。黄昏了；黑夜已来临，
弟子們回家去了——漸漸夜深。
一心一意地低着头，帕坦在
思索着下一步棋应該怎样走；
这时候，戈宾德突然用棋子
狠狠打中了帕坦的头。狂笑着
大声說："和有杀父之仇的人
一同下棋，象这样的胆怯鬼，
他还想得到胜利？"立刻帕坦从
腰間拔出了匕首，閃电一般地
把它刺进师傅戈宾德的胸口。
戈宾德微笑着說："日子这样久，
你似乎才知道对于不义的人
怎样去报讎。最后的一課我
已經教給你，孩子，我很滿足，
让我来給你最后一次的祝福。"

1900年10月

仿造的布迪堡

——拉其斯坦

“不再喝水，不再进食！”
　奇多尔[1] 王发誓——
“只要布迪堡还在地面上
　存在一日。”
大臣們說：“国王陛下，
这是什么样的誓愿啊！
那人力办不到的，如何
　使它成为事实？”
奇多尔王說：“不成功，
　我便殉誓。”

---

① 奇多尔：八世紀时拉其普他拿的小国梅瓦尔的都城（在今拉其斯坦烏玳普尔土王領地境內）。自1568年被莫队儿王朝阿克巴大帝攻陷后，四百年来，那里的土著民族克遵祖先的誓言，在沒把异族統治者赶出以前，决不再进奇多尔城砦。1956年4月由尼赫魯总理带队把他們領进了奇多尔，因为印度已經获得独立。

布迪堡距离奇多尔有
　五十里的路程，
那里的哈拉族人全都是
　杰出的英雄。
那是哈姆王的采邑，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布迪堡的英名，奇多尔王的
　誓言便是証明。
布迪堡距奇多尔只有
　五十里的路程。

大臣們悄悄設計——
　"今夜通宵不寐，
用泥土仿照布迪堡
　修座假的堡垒，
国王將亲自前来使它
在地面上变做泥沙一堆，
不然，只为一句大話
　他的生命会消毁。"
于是在奇多尔的中心
　建起了仿造的堡垒。

貢波曾是奇多尔王的仆人，
　哈拉族的好汉，
正射鹿归来，肩头上

背着坚弓和利箭。
他听到消息說:“你是誰!
要把仿造的布迪堡摧毁,
想叫哈拉族在拉其普他拿
再不能出头露脸?
我要保卫仿造的布迪堡,
哈拉族的好汉!”

奇多尔王前来搗毁
仿造的堡垒,
“走开!”——貢波喚着,
声如沉雷。
“想拿布迪堡之名作耍?
我不容許对它污辱、蹊踏,
組成堡垒的那些泥沙,
一粒也不許消毁。”
“走开!”——貢波喊着,
声如沉雷。

双手弯弓,一膝在
地面跪倒,
一个貢波独自保卫着
仿造的布迪堡。
奇多尔王带来的士兵
高举着宝刀向他圍剿,

貢波的头轉眼間滾落在

土堡門外的一角。

他的鮮血光荣地染紅了

仿造的布迪堡。

1900 年 10 月

洒紅节*

——拉其斯坦

普那戈国王的皇后从凱杜那地方

　送給帕坦的凱薩尔·卡一封书信:

"你以为用战爭可以获取友誼?

春天就会从眼前姍姍归去,

来吧,将軍,带着你帕坦的队伍

　和我們拉其普特的女人欢度迎春。"

战敗之后失却了許多城鎮,

　从凱杜那地方皇后送去了书信。

凱薩尔·卡心中狂喜,

　笑眯眯撚着唇上的髭須。

眼皮染上了黑色的黛墨,

头巾选中了絳紅的顏色,

---

* 洒紅节:迎春节。在印度是一个狂欢的节日,在那一天,可以不分种姓、男女,大家互相洒紅粉、溅紅水,表示友好亲热。

手里的手帕香气扑鼻，

　千百遍在嘴巴上擦来擦去。

皇后要和帕坦人洒紅游戏，

　凱薩尔·卡笑嘻嘻撚着髭須。

素馨花丛里吹来了

　三月里沉醉的輕风。

芒果林吐出沒葯似的芳香；

不听話的蜜蜂自作主張，

随心所欲地嗡嗡歌唱着

　在芒果林中四处回旋飞动。

凱杜那城里今天来到了

　一队队过洒紅节的帕坦士兵。

凱杜那城国王的花园中

　閃耀着落日血紅的顏色。

帕坦的士兵来到御苑里

乐队的短笛正吹着黃昏曲。

来了一百个皇后的宮女，

　要陪帕坦人欢度洒紅节。

那时候正是日落时分，

　太阳噴出憤怒的血紅顏色。

長裙拖到脚面，

　春风里飄蕩着披肩。

左手托着盛紅粉的金盘，
噴紅的唧筒悬挂在腰間；
右手挽着裝滿玫瑰水的銅罐，
　一队队的宮女来到花园，
一步步飄曳着長裙，
　春风里盪漾着披肩。

狡猾的微笑閃爍在眼角里，
　凱薩尔·卡向女人敬禮——
“身經百战，我倖能生还，
今天，怕要魂銷魄散。”
突然响起了一陣狂笑，
　笑倒了皇后的一百个宮女。
歪戴着紅色的头巾，
　凱薩尔笑嘻嘻向女人敬禮。

如今开始洒紅游戏，
　紅粉飄揚，染紅了黄昏的天际。
素馨花涂上了新的顏色，
树根下洒滿了紅色的水迹，
鳥儿忘記了啼叫，惊呆在
　拉其普特女人的狂笑里。
啊，是何处飄来的紅雾
　染紅了黄昏的天际？

为什么我不目迷心醉啊——

　暗自思量着凯薩尔·卡。

胸膛为什么不是丰满突起？

女人脚镯上的金鈴为什么

响得那样嘈杂不合韵律，

　手镯的丁当也欠文雅？

唉！为什么不目迷心醉啊——

　暗自思量着凯薩尔·卡。

帕坦人心想：拉其普特的女人

　身上找不出一点柔媚风情。

一双手臂不象蓮藕，

声音羞哑了天上的霹靂，

那是些僵硬横斜的

　沙漠中无花的枯藤。

帕坦人心想：这些女人的心中

　找不出一点柔媚风情。

"伊曼"曲調里

　笛声急促又庄严。

胸前垂着珍珠的項鏈，

赤金的寬手镯带在手腕，

接过宫女递来的盛紅粉的銅盘——

　皇后降临了御花园。

这时候，"伊曼"曲調里

笛声急促又庄严。

凱薩尔·卡說:“佇望着你的
来临，几乎盼瞎了双眼。”
皇后說:“我們也有同感。”
一百个宫女不禁大笑——
突然帕坦将軍的額头上
飞来了皇后手中的銅盘。
鮮血四射如噴泉
帕坦将軍真的瞎了双眼。

象晴天一声霹靂
敲起了咚咚的战鼓。
星空里升起了抖战的月亮，
飄忽来去着冷森森的劍光，
嗩吶在园門里
雄赳赳地吹个不住。
御园里一棵棵的树根下
响起了咚咚战鼓。

脫下了長裙，
风吹去了披肩。
是誰念了一声咒語，
脫下了女人的彩衣，
象花丛里竄出了一百条毒蛇

一百个英雄立刻包圍了帕坦。
脫下了長裙，
　梦一般地风吹去了披肩。

帕坦从那条路上来了，
　他們再不能从那条路上生还。
春夜里沉醉了的
　杜鵑不停地啼喚，
凱薩尔·卡的洒紅节
　結束在凱杜那的御花园。
帕坦从那条路上来了，
　他們再不能从那条路上生还。

1900年9月

婚　礼

——拉其斯坦

静夜里响起了
　一陣陣喜庆的法螺。
新郎新娘如图画一般地
衣襟相結羞澀地站在礼堂里。
女人們撩起面幕的一角
在窗外偷偷地窺探着，
雨季的夜里雷声隐隐——
　雷声里吹起了結婚的法螺。

凉爽的东南风不再吹拂，
　沉沉的天空里烏云密布。
礼堂里灯烛輝煌，
珍珠項鏈閃閃发光。
是誰突然冲进礼堂里？
　大門外还敲起咚咚的战鼓。
人們全都吃惊地站起

走攏来圍繞着新郎新妇。

向戴着花冠的麦特里王子
说話的是馬魯瓦的使者——
拉姆辛格陛下上了战場，
亲自和异族的敌人打仗。
他号召你們前去参战，
动身吧！勇敢的拉其普特。
万岁！拉姆辛格万岁——
高呼着馬魯瓦的使者。

"万岁！拉姆辛格万岁！"
麦特里的王子高呼着响应。
新娘的心被吓得粉碎，
两只大眼里閃爍着泪水，
"万岁！拉姆辛格万岁！"
伴郎們高呼着，异口同声。
拉姆辛格的使者大声說——
"麦特里王子，时間不容你再事久停。"

为什么还空吹着口哨①，
为什么还空响着法螺？

① 口哨：在結婚、男婴降生或举行其他喜庆大典时，印度妇女們（男人不可以）口中发出"啊—噜噜噜"的尖音以示庆祝。

解开了結成同心的衣襟，
新郎凝望着新娘的臉儿說：
“亲爱的，是那死亡的邀請
破坏了我們欢乐的結合。”
如今徒然空吹着口哨，
　　如今徒然空响着法螺。

穿着禮服，戴着花冠，
　　王子騎馬飞奔而去了。
滿臉含愁，头溫柔地低着，
新娘轉回自己的閨閣。
灯火慢慢熄灭，
　　宮廷的禮堂变成漆黑了。
头戴花冠，頸悬花环，
　　王子騎馬飞奔而去了。

媽媽哭着說——“把結婚的禮服
　　脫下吧！唉，你苦命的！”
女儿安靜地对媽媽說：
“别哭吧，媽媽，我求你，
让我穿着結婚的禮服，
　　我要为他到麦特里堡去。”
媽媽听了手捶着額头
　　哭着說：“唉！你不幸的。”

皇家的司祝給她祝福，

　在她头上洒着吉祥草和米谷。

新娘坐上华丽的彩轎，

女人們吹起吉庆的口哨。

彩衣鮮明的男女仆妇，

一队队走来陪伴她上路。

媽媽走来和她亲吻，

　父亲撫着她的头給她祝福。

深夜里，火炬燭照天际，

　是誰来到了麦特里的城門里？

有人在喊："喂，停下轎子，

禁止奏乐，別再吹笛——

麦特里的居民正一同准备

　为麦特里王子举行火葬礼。

麦特里王子今天牺牲在战場上，

　在这不幸的时候是誰来到麦特里？"

"喂，吹起笛来，奏起喜乐！"

　新娘在花轎里吩咐說。

如今这神圣的一刻再不容失去，

衣襟上的同心結再不会松弛，

在火葬場熊熊的火光里

　要念誦婚礼中最后的曼荼罗[1]。

---

① 曼荼罗：經咒。

“喂！吹起笛子，奏起乐来！”
　新娘在花轎里吩咐說。

带着珍珠項鏈，穿着新郎礼服，
　麦特里王子躺在火葬場里。
轎子里走出了王子的发妻，
衣襟和他的血衣紧紧結起。
新娘坐在王子的头前，
　新郎的头抱在她的怀里。
深夜里，穿着血衣，
　麦特里王子躺在火葬場里。

响起了一陣陣尖声的口哨，
　女人們一队队地走来了。
“善品行”——贊美着皇家司祝婆罗門，
頌贊师說——“噢！你征服死亡的女人。”
新娘盘膝端坐在焚尸的柴堆上——
　风吹着熊熊的葬火在燃燒。
火葬場上一片胜利的欢呼，
　女人們吹起結婚的口哨。

1900年10月

审判官

拉胡那特·拉奥

　馬拉塔皇家的英雄。

他登上王位在普那城宣布：

“我要减輕人間苦难的担負，

我要把麦索尔王海德拉里征服，

　不許他再逞威风。”

轉眼之間集結了

　八万雄兵。

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

从馬拉塔所有的崇山里

英雄們如雨季的山洪

　汇集在普那城。

胜利的旗帜在天空飄盪，

　千百个法螺嗚嗚齐响。

女人們吹起尖声的口哨，

普那城在光荣里顫慄，
毁灭的战鼓惊心动魄地
　敲打着响震四方。

朝阳躲进旌旗森森的树林，
　馬蹄揚起滚滚的尘沙。
震聾了天空的胜利的欢呼里
拉胡那特騎上了血色的战馬。
突然，象誰念了一声咒語，
　軍乐停止了前进的喇叭。

是在誰的脚前，国王
　显得如此謙恭？
是在誰的指揮下，
宮門外刹那間停止了
兴高采烈奔赴战場的
　八万士兵？

婆罗門拉姆·沙斯特里
　严正的最高审判官。
他高举着两只手臂，
大声說：“拉胡那特·拉奥，
离开城市去到那里，
　在沒有受到懲罰以前？”

静止了軍乐，

　静止了胜利的欢呼。

拉胡那特說："为什么

在今天偏偏阻擋我的去路？

我正为丰盛閻摩的筵席

　去歼灭那批伊斯兰教徒。"

拉姆·沙斯特里說：

　"你謀杀了嫡亲的侄男！

在沒有受到审判之前，

这期間你沒有自由。

按照律法的規定

　你应被严加看管。"

拉胡那特·拉奥

　臉上含笑，心中生气。

"国王的行动誰能够約束？

刀光劍影下我自由来去，

今天，不是来在路中心

　听人講解什么法律。"

沙斯特里說："拉胡那特，

　走吧，尽管去打仗。

我也立刻辞职，

轉回自己的村庄，

再也不容許自己坐在
　这视法律如儿戏的法庭上。”

吹着法螺，敲着战鼓，
　开拔了出征的队伍。
舍弃了高貴的职位，
扔掉了所有的財富，
清貧的婆罗門回到了
　乡村里的茅屋。

1900年10月

踐　誓

“喂，馬拉塔的强盗来了，
　大家准备好武器！”
阿吉密堡砦里高呼着
　将軍杜姆拉吉。
正午时分，家家戶戶
　正烤着粗面餅，
人声沸騰，碉樓上傳出
　咚咚的战鼓声。
登上城头，望見南方
　遙远的天边，
馬拉塔騎兵的鉄蹄下
　揚起一片尘烟。
“这批馬拉塔的蝗虫今天
　扑在我們的劍火里，
消灭他們不容一个飞去。”
　怒吼着杜姆拉吉。

从馬魯瓦来的使者說——
“何劳准备迎敌？
这是国王的命令，看吧，

将軍杜姆拉吉！
信德[1]来了，和他們同来的
还有法国的将領。
恭敬地把堡垒交給他們，
你只有服从命令。
幸运之神如今已背弃了
国王維加耶辛哈；
阿吉密堡用不着血战挣扎
奉送給馬拉塔吧！”
“君王的命令，英雄的天职，
到底何所适从呢？”
长叹了一口气，痛苦地
低語着杜姆拉吉。

馬魯瓦的来使宣布旨諭——
“全体放下武器。”
如石象一般呆立着的是
将軍杜姆拉吉。
天色漸晚，牛羊躑躅在
暮靄升起的田間，
树陰下牧童的笛声
悠揚而婉轉。
“当阿吉密堡交在我手时

---

[1] 信德：居住在信德省（現属巴基斯坦）的一种民族。

曾在心中发誓，
国王的堡垒此生决不在
敌人手中丢失，
今天莫非在国王的命令里
竟要把誓言背弃？”
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长叹着杜姆拉吉。

拉其普特的軍队羞憤地
放下了武器，
碉堡門前默默地呆立着
将軍杜姆拉吉。
赭衣的黃昏悄悄降临在
西方的田野間，
馬魯瓦的队伍揚起灰尘
停在堡砦門前。
“躺在門前地上的是什么人？
起来，打开大門！”
沒有回音——无生命的軀壳
再不会回答詢問。
君王的命令，英雄的天职
如今再不使他忧慮——
阿吉密堡砦的大門外
長眠了杜姆拉吉。

1900年10月

译者附记

故事诗(Kathe)是泰戈尔最为印度人民所传诵的诗篇，中小学课本中必选的教材，也为大学文学系学生所必读。一般人容或没有读过、或读不懂他的《吉檀迦利》，但没有读过《故事诗》的却不多见，"五河环绕着的英雄之国，辫子盘在头上的锡克……"("被俘的英雄")几乎男女老少人人都能背诵。

故事大体分为四组：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锡克教故事和马拉塔及拉其斯坦的英雄故事。佛教故事取自《撰集百缘经》(Avadāna sataka)、《菩萨譬喻鬘论》(Bodhisattvāvadāna-māla)和《如意树譬喻鬘论》(Kalpadrumāvadāna-māla)；印度教故事取自《歌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hado)及《敬信鬘》(Bhakta-māla)；其余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佛教故事和印度教故事并非佛经与古圣梵典的翻译，而是诗人的创作，词句是诗人自己的，人物及情节也有很大的变动。这在一九〇〇年《故事诗》最初出版的时候，诗人已经作了声明，说"希望这些变动不致在文化传统及宗教义理方面造成罪过"。

在这部分诗歌中，诗人把一些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介绍给我们，虽然他们有些是普通的，平凡的，连名子也不曾留下的人

物。这里有：信仰坚定、慈悲喜捨的佛教徒；反对宗教偏見，反对焚身殉节陋俗的宗教改革家；蔑視种姓尊严的婆罗門；卑夷黃金的修道者；人們理想中的大公无私、了解百姓疾苦的国王；不愿把土地献与敌人而宁可犧牲性命的将軍；不畏强暴的公正的审判官；与异族統治者作頑强斗爭，視死如归的男女英雄們……。詩人以生动的口語、民歌的調子，歌唱出他們进步的思想，勇敢的精神，优秀的道德品質，从而教育那些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下不知道或忘記了、甚至鄙視印度文化遺产的年輕一代，喚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珍視自己的光荣傳統。这也許就是在印度把这部詩集选做中小学及大学課本的原因之一吧。

一九二七年詩人把第五首“供养女”改写成歌舞剧《舞女的供养》(Natir puja)，一九三九年又把第七首“报答”改編为歌舞剧《夏瑪》(Shyama)。

譯文是根据一九四二年国际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孟加拉文《泰戈尔全集》卷七中所收的《故事詩集》譯出的。

1957年11月9日。